

# 現代中國

政治 · 經濟 · 社會 · 文化週刊

第一卷 第二期

空襲也炸彈向誰投  
 懷裏嬌兒猶索乳  
 眼前慈母已無頭  
 血乳相和流 華南見



中國戰略的新勝利

對義大利侵吞阿國的認識

回顧與展望(時事一週)

中國經濟的新防綫

世界大戰何時爆發

阿爾巴尼亞——亞得里亞海之鑰

十年後的歐洲

亞洲的內幕

國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MODERN CHINA WEEKLY REVIEW

# 現代中國

第一卷·第二期

## 目次

中國戰略的新勝利	知白(一)
歐洲的新火藥庫——波蘭輪廓畫	源(一)
對義大利侵吞阿國的認識	玉君(三)
阿爾巴尼亞建國小史	菲(三)
回顧與展望(時事一週)	公木·雨君(五)
中國經濟的新防線	亦有(一〇)
日蘇漁業協定(史料)	(一三)
世界大戰何時爆發	儲玉坤(二三)
阿爾巴尼亞——亞得里亞海之鑰	墨渣(二五)
日蘇漁業糾紛的總清算	吉公(二七)
淪陷區的經濟戰略	高叔康(一九)
十年後的歐洲	H. G. 威爾斯(三一)
西班牙問題在法國(巴黎通訊)	宛爾士(三四)
文化與戰爭	郭沫若(二六)
現代報紙的危機(知識講座)	雨君(二六)
菲列賓之父——奎宋(亞洲的內幕之一章)	約翰·根塞(三〇)

## 現代中國

第一卷·第二期

廿八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者 現代中國週刊社

發行人 哈華特

上海愛多亞路十九號

經售處 五洲書報社

本外埠各大書局

廣告價目	定價
甲等(封底雙色) 四元 乙等(封底裏) 三元 丙等(正文前後) 二元	零售每冊五分 預定全年二元 半年一元一角 (外埠酌加郵費)

每期每吋計算

MODERN CHINA WEEKLY REVIEW

Publisher: J. H. Howard

# 中國戰略的新勝利

知白

南昌的淪陷，雖是二期抗戰中很可惋惜的一件事，但若從抗戰的整個形勢來觀察，則南昌一役，不僅沒有削弱中國的抗戰力，並且可說是二期抗戰戰略的一個新勝利。因為日本最近的計劃，是要在戰場上消滅中國的主力軍，而中國的戰略，却在於逐漸消耗日本的戰鬥力，這一次南昌之戰，日本雖得了南昌的空城，但不曾達到消滅中國主力軍的目的，中國雖失了南昌，然而中國在這一役中間已消耗了日本五萬以上的兵力，倘就這一點來比較雙方的得失，那就要說，中國的損失甚少而所得的代價則極鉅。日本則付了五萬以上的死亡代價，僅僅得到一個空城的南昌。

本來，日本的進攻南昌，並不以南昌城為目標，實以涂家埠、萬家埠為標的，而涂家埠及萬家埠則為中國主力軍的所在地，萬一涂家埠和萬家埠兩地竟陷於重圍，中國主力軍的一部竟為日本所殲滅，則贛北的戰局，便會有利於日本，而日本的佔領南昌，也可說是一種很大的勝利。因此，日本除却用毒氣彈轟擊涂家埠以西修河中間的華軍陣地，更用大量的空軍，坦克車隊掩護其快速部隊突破華軍陣地的一點，以便建立其前進的根據地以外，並用同一的作戰方法，猛犯華軍側背的奉新及高安，藉以展開其包圍涂家埠及萬家埠的形勢。但中國的軍事當局，在明瞭日本的計劃之後，便一面嚴令涂家埠、萬家埠的守軍晝夜撤退，另一面則下令在側面的武寧、高安兩翼軍隊，用錯式的陣形，迎擊日軍於中途，使日軍首尾不能相應，無法達成其最初的目的。惟其如此，所以日軍這次在進攻南昌的中途，既曾在武寧、吳城、高安、奉新各地，受到重大的打擊，而在日軍撲到涂家埠、萬家埠的時節，則又僅僅得到一片的焦土。事實如此，那我們對於南昌之役，就當然要承認中國戰略的勝利，是值得誇耀的勝利。

同時，中國又不僅戰略上已佔一時的勝利而已，並且經過這次的戰役以後，中國的抗戰，也更有必勝的把握。

歐洲的新火藥庫

## 波蘭輪廓畫

歷史和地理

幾百年前，波蘭是一個大國，它曾經作為保衛基督的堡壘，數次擊退土耳其人和韃靼人，但是，她在十八世紀時代，給她的強鄰俄、德、奧瓜分成為三部分，至一八一八年始復國的。

波蘭的名兒在波蘭語上是普爾斯加。你可知道，這名兒是平原國的意味嗎？倒是名副其實的，除了在她南部的一支大山脈——喀爾巴阡山，波蘭境內大部份是浩浩平原。假如你有機會在波蘭的鄉野步行，你一定會感覺到茫茫野色的景象。遊目四望，只見平曠無際，遠接天邊，或見一帶林樹，透現碧空盡處。置身其地，好像在空中，大氣中呼吸無盡，在錦繡地毯上應接不暇。這在大自然的風景上說是美麗極了，但在國防地位上却壞透了，波蘭在歷史上所以屢次受強鄰的侵略，其原因多在此種地理缺憾。

## 藝術的人生

雖說，波蘭人是挺愛國熱情的民族，他們過的生活是藝術的人生。

波蘭人是斯拉夫人的許多分支之一。他們生得不是很高大，體格却甚健美。一種輕敏優雅的體態使波蘭人顯出其他斯拉夫人的差別處。波蘭人大部分臉色紅潤，頭髮金黃，在南部的，膚色微黑，波蘭女子生得精緻，舉止活潑，很討人歡喜。

爲什麼呢？因爲今後的戰事局勢已經全在中國的控制中，日本已失去主動的作戰地位，失去軍械精良的優勢，失去消滅中國主力軍的可能性；今分別說明其原因：

第一：這一次中國的力避正面作戰，是求免去無意義的犧牲，其結果日本既上了大當，而中國則在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之中，消耗了日本兩師團左右的兵力。在這一役中間，雙方死傷的對比，是日本以五倍的死傷換中國一倍的死傷，日軍雖到達了南昌，然其精銳已消耗過半，華軍雖退出了涂家埠和萬家埠，但其實力則並未削弱。因此，日軍進到南昌之後，便無法前進，而華軍不旋踵之間，便能對於南昌的日軍取大包圍的姿態。現華軍已次第克復岳南公路一重鎮的高安，及高安西北十八公里的大城，及南昌東南浙贛南潯兩路交叉點一重鎮的上潭，其克復率新亦在指顧之間。如率新再入華軍之手，南昌的日軍便成了壘中的籠，祇有坐待殲滅的一途了。中國方面經過這一次的勝利，自然越發知道戰勝日軍的唯一方法，是先取得主動的地位，然後再對於日軍展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的攻勢，使日軍不僅不知道中國的主力軍隊究竟是在什麼地方，而且常常會在進攻中國城市的中途，受到慘重而致命的打擊。事實既是這樣，則姑無論今後的日本決不能再調多量的陸軍來中國作戰，縱令是能够，也無法再從被動的地位轉到主動的地位。日軍既不能從被動的地位轉到主動，那日本的侵華兵力，便不得不陸續消耗於被動作戰的戰場中間，而中國長期戰的消耗戰略，至此也就可以完全告成。

第二：在中日戰爭中間，中日兩軍的戰鬥力，有極顯著的消長。上海之役，兩軍死傷的比率是中國五而日本一，徐州之役是中國三而日本一，到了漢口之役，中日的死傷已是一比一，我們由此固可以看到中國的愈戰愈強，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日本的愈戰愈弱；但還不曾料到南昌之役，竟能以中國之一換得日本之五；而今這種出乎意料的紀錄，既已造成，則唯武器論的一切論據，便都粉碎於戰略競賽之下，日本不論擁有多少新式飛機，大砲，坦克車，也沒有可以取勝的希望，甚至這些飛機，大砲，坦克車，有變成中國戰利品的可能。

第三：日本想在上海消滅中國的主力軍，沒有獲得成功，於是便想在南京消滅中國的主力，但中國的主力軍終於安全的退出了南京，此後徐州，漢口，廣州諸役，中國的主力軍都沒有受到多大的損失，現在日本又想塗家埠萬家埠來一次她得意的「色當」戰略，可是她的企圖，又告失敗了，這一次日本不僅沒有消滅中國的主力，却反而把自己的精銳軍隊，約兩師團犧牲在奉新，吳城，高安，武寧之間。由此可以斷言：日本今後永沒有消滅中國主力軍的機會，而中國的主力軍，却必然會在主動的地位上，繼續展開其猛烈消耗敵人的新攻勢，迫令日本自認失敗而放棄其消滅中國主力軍，及征服中國的企圖。

總而言之，南昌之役，足以證明日本戰略的完全失敗，並反襯中國戰略的完全成功。而中國戰略的成功，便是中國抗戰必勝的最大保證。

波蘭人很賞識藝術，也很愛美。因此，他們的服裝是極漂亮的，婦女穿裙，多用藍或綠色造成，繡紅色的花，節令日子，裙上加裙，着起來，比尋常大了四五倍以上。衣圍腰巾，也是繡花樣的，再加一件背心，頸袖都配繡子，相映起來，很是好看。頭上是用一條帕子，把髮完全蓋了，打一個活結，一直垂到肩膊，顏色有紅，黃，藍，白。老少沒有分別，所以單看背影，簡直是沒法子辨別那一個是少女，那一個是老婦。

男子也是同樣講究服裝的。都歡喜選擇鮮艷顏色的衣服，他們穿大而寬的外衣，長及膝際，最奇怪的，他們也繡紅花。腰圍寬大的帶子，頸領是紅色的，袖口也是紅色的，很有點像花蝴蝶。

遇天氣冷些，就穿用紅綠色皮革製成皮外套，邊上有色，這種外套男女可穿。

他們有音樂和跳舞的天才。不論老少貴賤，無不喜歡此種娛樂，但他們的舞法與眾不同的。

### 奇趣的婚俗

這不算奇，最怪的是波蘭的婚俗，事情恰恰相反，普通喜事都是在男家舉行的。波蘭習俗却是在女家舉行結婚的一天，伴郎和樂師齊集在新郎家裏，沿途奏樂擁新娘至女家，然後一同去禮拜堂成婚。回來大鬧一回——唱歌跳舞飲宴。

結婚的一天，女子戴極精緻的花冠，連同一點麵包一點鹽戴在頭上。他們相信，麵包象徵有餘，鹽則象徵財富。

賀結婚禮物，波蘭人不用金飾爲饋贈，却是送肥碩的家禽，白麵包，油鹽，麵粉之類，其意思是節省喜家之消費。(源)

最近的歐洲發生了兩件惹人注目的大事，一是義大利出兵，東侵阿爾巴尼亞，這不僅是歐洲一小國的存亡問題，而是有關歐洲整個局勢的大事，可以視為德義聯合向地中海發展勢力的先聲。不但法國的安全又蒙受一大威脅，就是不列顛帝國的生命線，也在義大利控制之下了。二是西班牙的加入反共公約，足以證明英法的外交活動企圖把弗郎哥從德義的懷裏拉出來，完全失敗了。同時義大利的軍隊，不但不履行其對英所提供的諾言，從西班牙境內撤退，反而源源開往西班牙。所以這兩件大事，說明了英法與德義在地中海的對立益趨尖銳化了。換言之，英法現在與羅馬尼亞、波蘭、蘇聯、南斯拉夫、土耳其、希臘談判，結成抵抗德國屢次侵略的陣線，但是這種談判尚在進行中，德義乃以先發制人的姿態，一則出兵東侵阿爾巴尼亞，另則壓迫西班牙加入反共公約，以為向英法反攻的第一步。

阿爾巴尼亞在地理上的位置與其建國復興的經過，也值得我們注意的，茲略述如下：阿爾巴尼亞位於巴爾幹半島的西濱，與希臘北部接壤，人口約一百五十萬。一九一二年以前，本是土耳其帝國的一部分，境內多山地，尚未完全開發。山間有佳質的森林，酒與橄欖油是阿國的主要產品，人民多於平原畜牛，山中畜羊為生，民族是屬於巴爾幹半島最古種族之一，以堅強獨立固守舊習著聞於世，大半是回教徒。阿國人民富於獨立精神，雖主權久失，而在十八世紀中十九世紀初數圖獨立未果。一九一三年巴爾幹戰爭既終，倫敦條約乃許獨立。義國最初侵阿爾巴尼亞之行動，見於一九一四年十二月，藉口奧國在塞爾比亞擴張勢力，遣師至阿國海濱之伐洛那，以抵制之。一九一五年的秘密協定，英法已允以阿爾巴尼亞許給義國，以為義國參加世界大戰報酬之一部分。阿爾巴尼亞並未知此事，尤以伐洛那主權予義，及許義在阿自由行動，以求義國之守中立。至一九二七年義大利與阿爾巴尼亞締結友好條約，義在阿雖享有種種特權，但阿爾巴尼亞終不失為一個獨立國，而且阿王索古一世素來信仰國家主義，抱負不凡，力求阿國的強盛，暗中排斥義人勢力，而謀得阿爾巴尼亞的自由獨立。所以墨素里尼如欲以阿爾巴尼亞為根據地，增強其在東地中海的地位，及藉此北向巴爾幹半島膨脹其勢力，則派出之以武力征服阿爾巴尼亞不可。當其義大利兵臨城下，向阿提出最後通牒，要求二項條件：（一）准許義國非遣軍隊常川駐在阿國境內；（二）提高義大利人移殖阿國的數額。阿王索古一世接到義國的最後通牒，即認為如果接受義國要求，即不啻淪為義國的保護地，乃決然拒絕，這種英明的斷判，和寧為玉碎毋為瓦全的獨立精神，誠值得吾人的敬佩。

及至四月七日義大利東侵阿爾巴尼亞的軍隊，開始向弱小的阿國進攻了，揭開了地中海戰爭的序幕，歐

## 阿爾巴尼亞

### 建國小史

阿爾巴尼亞位於巴爾幹半島之西濱，與希臘北部接壤，人口約一百五十萬。一九一二年以前，為土耳其帝國之一部分。境內多山，幾全未開發。山間有佳質之森林，酒與橄欖油為主要產品。人民多於平原畜牛，山中畜羊為生。主要之城為斯庫太里、泊里善德、耶尼那。國內人民屬巴爾幹半島最古種族之一。以堅強獨立固守舊習著聞於世。泰半為回教徒。餘約五分之一或信奉希臘正教，或信奉天主教。杜拉索鎮即古羅馬達拉丘姆鎮，在羅馬時代為一繁盛之口岸。阿爾巴尼亞之處於外國統治之下，已閱若干世紀。最前隸屬哥資族。繼由塞爾比亞人、諾曼人、西西里王、土耳其人為之主。阿民富於獨立精神，雖主權久失，而在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初數圖獨立未果。一九一三年巴爾幹戰爭既終，倫敦條約乃許獨立。義國最初侵及阿爾巴尼亞之行動，見於一九一四年十二月。藉口奧國在塞爾比亞擴張勢力，遣師至阿國海濱之伐洛那以抵制之。一九一五年之協約，潛以阿爾巴尼亞許給義國，以為義國參加世界大戰報酬之一部分。阿爾巴尼

洲自前次大戰後首次戰事爆發了。——曾經有人說帝國主義間的戰爭早已開始了，證之最近的事實確是一種真知灼見。阿爾巴尼亞在軍事上是弱小的國家，當然抵抗不住義國的侵略，在外交上，一直被壓迫在義大利勢力之下，從未採取過積極的自主外交，沒有任何保障其獨立的國際條約，當然沒有國際援助的希望。可是阿王索古一世仍本着其抗戰不屈的精神，發動全國的軍隊，以堅強的侵略。在其所發表的告民衆書裏，字字都是用血淚寫成的，其悲壯熱烈的口吻，誠有氣壯山河之概。他說：「義大利不顧多年邦交，違反現行條約，竟向吾國提出各項要求，凡彼條款俱屬破壞我獨立，妨害我主權，剝奪我自由，絕無接受餘地。該國竟訴諸武力，凡我人民，自應羣策羣力，共赴國難，藉以保衛祖國，維護獨立，誓與抗爭，必流最後一滴血而後已，抑吾國人口雖寡，但自古以來，即以勇敢著稱于世，茲值危急存亡之秋，凡我血氣之倫，必能忠勇果敢，發揚民族精神，精誠團結，共禦外侮，終必獲助於天。此則朕所深信不疑者也。時急寇深，厚望全國人民，一德一心，爲國效命，阿爾巴尼亞萬歲阿爾巴尼亞人民萬歲！」

### 三

義國佔領阿爾巴尼亞之後，地中海上和巴爾幹半島的形勢，均將完全改觀。英法如於此時再不「亡羊補牢」，則其後患之烈，實不堪設想。吾人認爲英法對於時局的方針，有下列各端：

第一、英法應即發表宣言，保障希臘、南斯拉夫、土耳其的安全。以免這些小國備於德義的武力威脅，投到他們的懷裏去以求自全。尤其是英國，應即集中海軍，以表示爲保障希臘安全，不惜與侵略國一戰。

第二、英國應即宣佈去年四月成立的英義協定爲無效，並應召回駐義大使斐資勳爵，以爲對義侵略初步抵抗的表示。同時此舉也足向世人宣示，英國已放棄了離間德義的妥協政策。

第三、英法應即與美蘇積極進行談判，謀得民主國家的通力合作，以抵抗任何侵略。

第四、抵抗侵略，不應再徒托空言，而應立即以行動來表示決心。英國除應嚴重考慮發表宣言，予希臘以安全保障外，更應在地中海集中海軍，佔領希臘的哥夫島。

第五、國際局勢日趨嚴重，離開大戰的爆發點日近，英法在軍備上，更宜加緊準備，尤其在空軍方面，加速製造空軍，以備必要時不惜出諸一戰。

歐洲的局勢，已發展到千鈞一髮的嚴重關頭。阿爾巴尼亞，雖是被暴力蹂躪了，但人類的正義，是不會消滅的；不懂不會消滅，而且我們深信，世界的和平勢力，在暗中繁榮滋長，日益趨於龐大。我們更深信，世界和平勢力總有以實力答覆侵略者，爲正義公理伸張的一天。至於就我們中國自身立場而言，我們固然希望歐洲大局的安定，但我們也決不害怕世界戰爭的爆發。因爲我們的國策，是依據人類最高的道德與正義。我們的力量，是依據「自力更生」的力量。這人類的最高道義與我們四萬五千萬同胞「自力更生」的力量，纔是我們克敵制勝，拯救國家

亞之君時未知此事。尤以伐洛那主權予義，及許義在阿自由行動，以求義國之守中立。旋義人退出杜拉索但仍佔守伐洛那因以得控制阿爾巴尼亞之南部。一九一九年之桑里摩會議，卒以阿爾巴尼亞歸義代管，一九二七年義阿締成友好仲裁條約。一九二八年阿爾巴尼亞之立憲國會宣布民治君主制，阿赫默特索古乃加阿爾巴尼亞王號。索古王一世爲歐洲唯一皈依回教之君主。生於一八九五年十月八日。嘗肄業土耳其軍官學校，及壯掌理其父之產業。且因封建遺制，民衆服從索古族之領袖。而得統制十三部落，王服膺國家主義，且具大志。故未幾即與聞地方政治。一九二二年阿爾巴尼亞加入巴爾幹戰爭以抗土國，王服役西軍。卒因勝利而獲阿爾巴尼亞之獨立。阿爾巴尼亞宣布獨立後，旋於一九一四年以維德之親王威廉爲之君。王與威廉素相善，故爲其股肱之一。王於戰爭中嘗與新國民主義反對黨相結合。未幾乃與該黨密謀起事，以抗國君。歐洲大戰既興，王加入奧軍，率一大隊以抗義軍。大戰結束，義人南斯拉夫人阿爾巴尼亞之國民黨羣爭主有此小國。王歸自維也納率阿人拒外軍於國境。一九二四年王嘗出亡爲政治通客，旋在貝爾格勒重行組合同志，而於一九二五年一月攻入阿爾巴尼亞，宣揚再造國家主義，其部衆所至披靡，及事成，乃被舉爲阿爾巴尼亞第一任總統。一九二八年受國會一致推戴，乃襲王位。

# 回願與展望

國內一週

四月四日至十日

公木

上月以南昌為中心的贛北

戰事，一般觀察者都認為是日

新進攻的開始，湘省未來大會戰

的序幕。但據這幾天戰事的消息

看來，日本的這一次新進攻，顯然

地，一開始就遭遇到重大的失

敗。

『到處圍困敵軍，』使敵

顧此失彼，無法應付，這是我二

期抗戰預定的策略。粵省我軍於

本月六日，開始反攻，各路大捷，現

已逼近廣州市區。鄂中我軍渡過

漢水，襲擊日陣地，京鍾漢宜兩路，

如線遇剪刀，立將割斷。洞庭湖中

之君山，失陷數月，亦於八日為我

軍克復。

快訊社倫敦九日電：此間報

紙今日皆以顯著地位刊載華軍

反攻大勝之消息，據稱，此次反攻

之結果，已使日軍進攻長沙及梧

州之企圖，完全歸於失敗。衆料華

軍在不久之將來，將展開更大規

模之總反攻。倫敦方面的這一觀

測，是頗為正確的。

贛北我軍克復高安

正向南昌奉新挺進

自日軍佔南昌後，高安形勢最為吃緊。我軍先後

於高安東北之祥符觀及張谷腦，山子裡等地抵抗日軍

進攻，激戰數日，日軍死傷盈千。至三日晨我軍始退出高

安，在城西四五公里之高地與日軍對峙，其後增援部隊

陸續到達，七日午後四時乃發動反攻，分三路向高安逐

步推進，一路自正面渡過錦河迫高安之南，一路攻取高

安東北之祥符觀，另一路向高安西北之五里牌取包圍

夾擊形勢。至五時半各路開始接觸，我軍先後佔據五里

牌，祥符觀及高安城四周之重要據點，將高安完全包圍。

當夜十時，我三路軍已取得密切聯絡，開始攻城，經數度

衝鋒肉搏之血戰，至十二時許，城內日軍五六百大部被

殲，俘獲甚多，高安城遂為我軍正式克復。八日晨，我軍更

乘勝向東北挺進，包圍大城及高郵市，南昌奉新間之日

軍聯絡，已被我軍切斷，奉新日軍向北潰退。

武寧方面，我軍連日反攻，頗為順利。六日午會一度

攻入武寧城內，與日軍發生激烈巷戰，至晚因日方援軍

開到，我軍以任務已達自動退出。現武寧城廂仍在我軍

包圍之中。

九日我軍一部自靖安反攻，突入南昌市區，與日軍

發生激戰，日軍需用有數處，情形極其混亂，南昌日軍已有動搖之勢。

粵省各路反攻奏捷

合圍廣州形勢已成

日軍去年由大鵬灣登陸，侵入粵省，其初氣勢甚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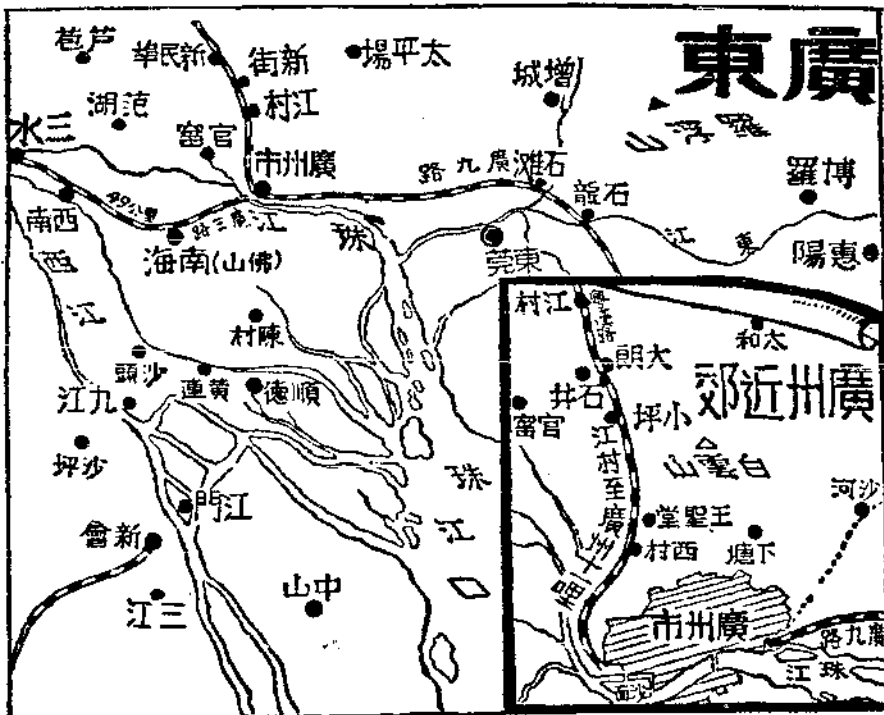
但不久即被我大軍嚴密圍困，無法進展，迄今五月，猶踞

處於廣州市一隅之地，廣州外國據點，如北面之花縣，從

化，東江之增城石龍，西江之三水，無日不在我軍威脅夾

擊之中。

本月六日，我軍於克復江門新會後，在北江東江西





江三方面同時大舉反攻。西江方面連克官密、舊三、水棉等地，進迫南海。北江方面於六日克復新街、江村（距離廣州僅十一公里）。九日圍攻從化、花縣，日軍死傷逾千。東江方面於八日克復東莞、石龍，目下正在石灘激戰中。綜觀我軍各路反攻，皆獲勝利，現合圍廣州形勢已成。鄧龍光某部挺進部隊於九日繞道攻入廣州市區，在郊外與日軍展開激戰，廣州日軍極度恐慌。

### 汪精衛與日訂密約

### 全國上下一致聲討

重慶大公報於本月六日刊載日首相平沼與汪精衛簽訂秘密協定詳情，據載：「此協定含有下列數點：（一）為便利及早實現汪精衛與日本前首相近衛之和平政策起見，日本應在中央政府改編軍隊未竣時，猛烈進攻，預定達到下列目的：（甲）在華北日軍應佔陝西省會西安，包圍四川，而截斷中蘇交通；（乙）在華南日軍應佔廣西省省會南寧，俾壓制該省反日情緒，並應截斷廣西與越南之交通；（丙）在華中之日軍應佔長沙，截斷湘贛鐵路，並佔襄陽與樊城，以制湘川兩省；（二）日本完成上述程序時，汪將親自領導「反蔣反共戰爭」，汪並保證集力能至少統制軍力二十師；（三）汪將負責組織「反共救國同盟」，自任總裁，具有撲滅一切反日與共黨分子之充量行政權；（四）討論恢復中日和平友好關係之協定，此項協定應以反共原則與近衛汪氏之宣言為基礎，並應採納所有反共團體之意見；（五）為實現第二、第三兩點起見，日本應月給汪氏三百萬元。前外部亞洲司長高宗武已攜此等提議，於二月二十日到達東京，數晤平沼，商定下列具體協定：（一）日

軍佔南寧、長沙、宜昌、沙市、襄陽、樊城與西安時，汪將另發宣言，一改已往所抱顛請蔣介石開始和平談判之政策，而自行出面處理大局，但日本須於五六月間完畢此程序，中日日本所擔任之部分。汪氏為推翻國民政府起見，勸令日本自襄陽出兵漢中，另一路由南昌出發，取道常德與貴陽，以至四川，而在此區中應作主力攻擊。汪且建議如日本派軍佔領福州與潮州，渠將成立「西南政府」，俟日本軍事行動擴大時，渠能使中國抗戰軍隊自行解體。（二）汪之基本要求如下：（甲）廢除南京「維新政府」與北平「臨時政府」；（乙）在南京成立「新國民政府」；（丙）成立「反共救國同盟」；（丁）每月撥三百萬元以供開支；（戊）維持軍隊十二師，作為「反共救國軍」；（己）軍事預算借款二萬萬元；（庚）汪與日本以「近衛宣言」為基礎締結協定；（辛）中國在國際關係方面應保持對德義英美之友好；（壬）中國應加入防共公約。



愈前進，愈糟糕！

自上項「秘密協定」刊布後，各方皆紛電中央，請下令緝汪予以嚴懲。

### 英駐日大使匆匆來滬

### 與寇爾爵士有所商談

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於本月五日來滬，與英駐華大使寇爾有所商談，已於七日晚離滬返任。寇爾大使則於八日赴港轉渝。據克萊琪談話，謂此行並無特殊任務，係乘休假之暇，來滬觀光。惟據一般推測，當此英國外交政策改絃更張之時，兩大外交使會晤，必具非常重要意義。且克萊琪大使於離任來滬之前，曾訪晤日政府當局，故兩大使會晤期中，所商談之中心，必不出英國應付遠東問題政策之範圍。而日方對克萊琪此行，尤為注意，且認為由於克萊琪與寇爾之會晤，或將使英國對日壓迫更進一步。

### 編輯室

一、歐洲局勢日趨緊張，世界大戰何時爆發的問題，為每一個人所關心，本刊特約請國際問題專家儲玉坤先生作一有系統的分析，全文長萬餘字，為作者經心力作，值得細讀。

二、世界大局瞬息千變，其未來的發展究竟如何，不僅為任何人所關心，而且與任何人的命運都有關聯；世界大歷史家H.G.威爾斯為十年後的歐洲，劃出了一幅輪廓畫，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三、阿爾巴尼亞，雖是在暴力的蹂躪之下了，但阿國的抗戰精神，實令人肅然起敬。本期有三篇關於阿爾巴尼亞的文章，其中「阿爾巴尼亞——亞得里亞海之輪」一篇，描繪阿國的歷史、風土、人情，纖纖入骨，讀此，我們對阿國可以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四、本刊歡迎外稿，篇幅以三千字左右為適宜，一經刊載，酌奉薄酬。



# 國際一週

四月四日至十日

雨君

## 一 義國出兵東侵

### 地中海起戰爭

美法談話後兩國的意見完全一致，乃積極與蘇聯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分別談話，企圖成立對德義大包的形勢。在德義方面，乃引起嚴重的反響，深感極大的不安。在包圍德義政策尚未完成前，即作突破重圍的企圖，乃有出兵東侵阿爾巴尼亞 (Albania) 之舉。

此說謠傳已久，至四月三日，才完全證實。義國德威萊報最先登載一文說：『英國企圖，乃在包圍德義兩國南斯拉夫與希臘兩國，若果加入英國所發起之集體安全組織，義國勢必直接感受威脅。同時以阿爾巴尼亞與奧脫朗特運河為中心，繪製巴爾幹半島地圖一軸。字裏行間，暗示義國不惜以堅決手段，反抗英國。至四月六日，義國即以哀的美敦書的方式向阿爾巴尼亞政府提出兩項要求：(一) 准許義國遣派軍隊常川或暫時駐紮阿爾巴尼亞境內；(二) 提高義大利人移殖阿爾巴尼亞境內之數額。該國政府鑒於接受此項要求，不啻淪為義國之保護地，決定加以拒絕。

阿國國王索古一世 (King Zog I) 素以莫明見稱，對於義國無理要求，當加以拒絕。於是義阿妥協乃成絕望。義軍於四月七日出兵東侵，在杜拉索 (Durazzo) 伐洛那 (Valona) 等地登陸。遭遇到阿軍堅強的抵

抗，幾次企圖登陸，均於劇戰後敗退。

阿國為表示抗戰到底的決心起見，乃於七日利用無線電發表告全國國民警告義大利民族書，猛烈抨擊義國相墨索里尼所推行之政策。略：『此項政策，前此曾使義國國民流血，並使該國瀕於破產，今茲又以擁有四千



萬人之大國進攻一人口不過一百萬之小國，其所為實乃犧牲義大利青年之生命，以遂其帝國主義的企圖。殊不知此小國素來珍視其獨立主權，非抵抗至最後一滴血，決不輕易屈服。墨索里尼新近評論捷克斯洛伐克時，曾謂：『一文明國家對於外患之來，倘不知抵抗，則余軍斷言，此一國家更換命運之時機，業已成熟。』阿爾巴尼亞民族，茲即以墨索里尼此項口號為信條，不僅壯丁如此，即全國婦孺，亦願在此國難期間，向文明世界從新表現其壯烈之精神。

至於這次義國東侵，其目的厥乃佔領該國各港口，俾義國海軍在亞德里亞海方面，無復後顧之憂。蓋義阿兩國雖有同盟條約，然在承平時，義國既不得利用阿國港口，亦不能任意在各港口設置防禦工事。因此他日若果發生戰事，英國艦隊得先發制人，儘先利用此項港口，是為義國所最慮。今後阿國各港口倘為義國全部佔領，則義國艦隊在亞德里亞海即可所向無敵，抑法西斯主義的義國本有一種偉大的計劃，欲將地中海所有軍略要點，悉數予以佔據，然後準備與英法兩國作戰。而此次之襲取阿爾巴尼亞，即為大計劃之一部份。同時義國軍隊與軍械，又繼續運至西班牙，顯然在準備向英屬直布羅陀港進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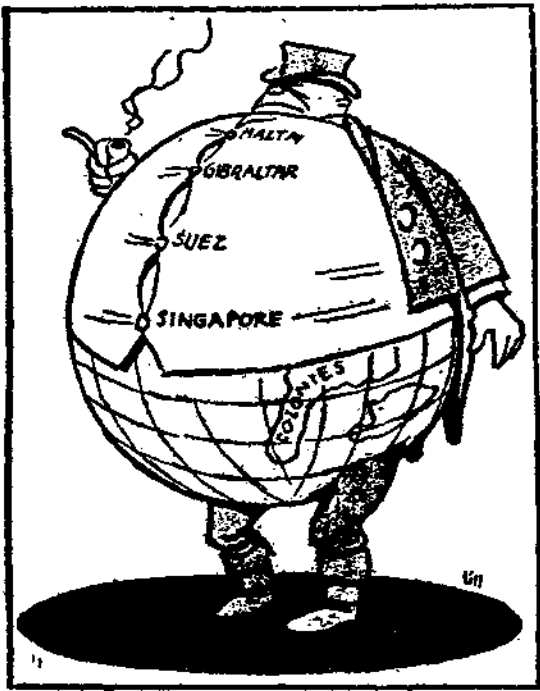
義國東侵阿國的用意，固在使亞德里亞海成為純粹的義國湖沼 (Purely Italian Lake) 並對於特里斯特港 (Trieste) 亦具有野心，與德國的利益完全相抵觸，但德方已一再表示，贊助義國東侵阿國，所以我們認為義國德義軸心聯合向地中海進取計劃的初步，所以義國出兵東侵阿爾巴尼亞，不僅是一個阿爾巴尼亞的遭受義國侵略的問題，而且是有關於整個歐

局的問題，此事的嚴重性，實不言可喻，蓋之東侵，顯然是對付英法，包圍德義政策的一種策略，今後地中海、海上英義對立益趨尖銳化，大英帝國的生命線更處於義國的威脅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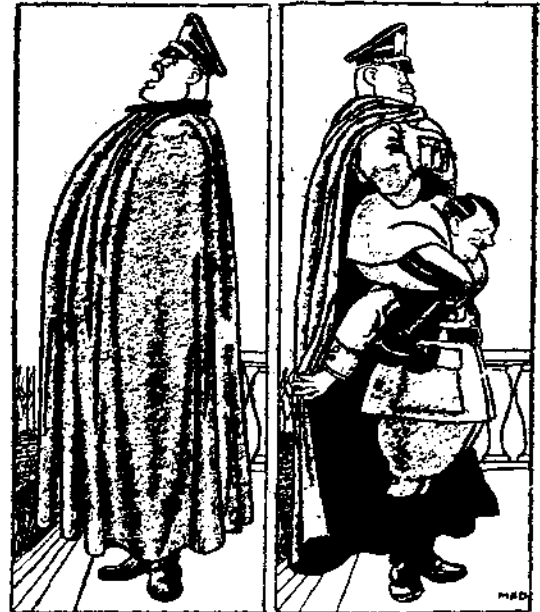
英法既已宣言抵抗侵略，故應從制止義國侵略阿做起，否則，會把最近幾天的外交活動，變成毫無價值的。

蘇聯對於英法外交的批評，我們完全表示贊成，蘇聯認為英國外交政策未必能澈底改革，義國以軍事行動加諸阿爾巴尼亞之後，南斯拉夫與希臘固已感受威脅，即英法兩國在巴爾幹半島暨在地中海所保有之利益，亦復岌岌可危。足見抵抗侵略實為刻不容緩之事。惟是各種地方性質之辦法，實不足以維持和平，必須用有秩序之方式，組織集體安全制，始克有濟任何集體的努力，如團結愛好和平各國以訂立一般協定，蘇聯無不樂於參加。

## 二 柏克倫敦之行 簽訂互助協定



！「呢行才血點放要，了那太」：國英的中日人德



墨沙里尼變了「巨人」

波蘭外長柏克（Colonel Beck）於四月初旬往訪倫敦，是早已決定的事。後因德國對但澤的野心日亟，英首相提前在下院宣佈英法向波蘭的保證，因此柏克倫敦之行，更加有意義的。所以柏克在四月三日行抵倫敦之時，世界各國的視線，都集中在倫敦，咸認今後歐局的演變，完全繫於柏克倫敦之行。

柏克至達倫敦後，即與英外相哈立法克斯首相張伯倫會晤，討論歐局。在談話之前，柏克即首先通告哈立法克斯外相，謂英國政府既向波蘭提供保證，波蘭也準備向英國提供同樣保證。旋即進行談話，討論四項問題：（一）互助條約如何措辭？（二）波蘭與羅馬尼亞兩國關係應加以增進；（三）英國以借款給予波蘭以擴充軍備；（四）波蘭國內猶太人問題。

經過雙方交換意見後，即在原則上成立妥協，對於互助協定一致同意，其內容當包括公開宣言與秘密議定書各一件。張伯倫首相聞會應

允襄助波蘭擴充軍備，俾克應付一切意外事變；柏克并曾與英國財政部各專家，就英國貸款問題，有所會商，不過關於組成反侵略同盟一事，波蘭仍不願與蘇聯同時參加，即與蘇聯單獨成立協定，深恐德國認為立意挑釁，也不願為。但英蘇兩國若果成立協定，則為波蘭所歡迎。至於波蘭與羅馬尼亞兩國關係，柏克外長仍堅持成見，謂羅馬尼亞遭受匈牙利之攻擊，則波蘭因與匈國邦交輯睦，不願出而干涉。每日電聞報對於英波談話會載稱：「波蘭外長柏克上校曾告英國當局云：匈牙利非必與德國沆瀣一氣，尚可予以拉攏，蘇聯在未來集體安全制中，實佔重要地位，故英蘇兩國當局須澈底交換意見。」

英波談話的結果，雖未發表正式公報，但其內容，已由英首相張伯倫在四月六日向下議院發表了。他說：「吾國與波蘭業就某種原則，成立完全妥協；前此吾國政府曾以暫時的片面的保障給予波蘭」（按即首相前於上月三十一日所宣佈者）茲經雙方商定即當訂立經常的相互的協定以代之，柏克外長並在此項協定正式成立之前，向吾國提供保證，聲明波蘭決定接受約束，以援助英國，其性質當與英國對於波蘭所接受者相同。特有一事須聲明者，即此項經常的協定，並非針對任何一國而發，目標所在，厥乃英波兩國獨立主權，若直接間接受有威脅，則雙方即應實行互助。」

波蘭外長柏克在英波互助協定（Anglo-Polish Accord）簽訂後，即於四月七日離英返國。

英法互助協定雖然是柏克外長倫敦之行的一大收穫，歐洲和平又添一新因素。但是我們對於波蘭的態度，仍有不十分了解的地方，既已參加反侵略集團，為什麼又不贊成與蘇聯同時參加呢？對於羅馬國為什麼還要

堅持過去的態度呢？

波蘭態度如不徹底改變，歐洲永無平靜的一天。

### 三 德義軍事談話 答覆包圍政策

在英波談話正在倫敦進行的時候，德義對於英法所領導的反侵略運動深感不安，為商取德義對付英法之包圍政策的共同態度起見，乃有德國國防軍總司令李德爾將軍 (Von Keitel) 在奧地利因斯勃魯克城與義大利國陸軍次長巴利亞尼將軍 (A. Pardini) 的談話，德義官方對於此事甚為重視。在英法兩國軍事當局正在進行談話之際，德義政治核心乃藉此表明聯帶關係。按德義兩國軍事當局會晤消息，原定於明日在羅馬柏林同時發表，德國方面竟於前一日予以公佈，顯欲用以答復「英法的包圍政策」。

### 四 英法空軍合作 交換飛機圖樣

自捷克為德國所併吞後，歐洲形勢為之一變，英法當局深知空軍實力的尙欠充實，更應在戰時徹底合作。法國空軍部長賴尚伯爾 (La Chambre) 乃作倫敦之行，與英談判兩國空軍合作問題。抵倫敦後，即與英航空大臣伍德 (Wood) 及英空軍部高級人員討論英法空軍更密切的合作問題，如 (一) 戰事發生時英國遠征空軍之進入法境 (二) 交換飛機圖樣，以便利兩國飛機之製造。賴尚伯爾曾往克拉克爾胡城參觀漢特萊滑治飛機廠，對於標準製造方式，極感興趣。談話後英航空部發表公告謂：「尚伯爾部長與英航空大臣伍德爵士本日竟日進行談話，討論範圍極為廣大，欲為英法兩國飛機與引擎各項裝備，提高製造能力，以便適應迫切的需要，並將他日所當採取之措置，預事籌劃，以資調整。」

英法空軍談話完畢後，賴尚伯爾以為此行任務已經完畢，乃於五日遽返巴黎，並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謂

許尼的中立法



對個此次在英談話之結果，及伍德等之合作精神，甚為滿意。

### 五 史汀生抨擊侵略國 主張廢棄中立法

美國現行中立法，至五月一日即將期滿，因此中立法之修改問題，乃成了美國當前最嚴重的問題。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 (Senete Pittman) 已提出一新中立法案，於付參院外交委員會討論，各界對於他的批評不一而足，為集思廣益起見，乃請各界名流出席發表意見。前國務卿史汀生 (Henry L. Stimson) 也在被邀請之列，乃於四月五日發表意見，抨擊獨裁國，主張美國廢棄現行中立法，與英法蘇結成和平陣線，以抵抗侵略。其言有曰：「國際現行局勢原非正常，此種情形或尚須延長數年，乃至數十年，亦未可必，全世界七大強國中，已有三國拋棄『民族互尊』之理論，此三大國，并會發明一種極端巧妙之伎倆，近數年來迭次使用此種伎倆，可謂無往不利。蓋各該國動輒以片面行動，將前此所接受之諾言，條約與法典，凡足以妨礙其向外擴展

者，一概予以破壞。威脅侵略，違反現行條約均成爲各該國政策中不可分離之因素。溯自一九三一年以還，中國東三省，華北，阿比西尼亞，西班牙，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與立陶宛各國之迭遭侵略，實無一次不與現行條約與國際法相抵觸，於以見吾人目下所當應付之事變，實具有革命的性質，不啻唯是，此三大國在軍略上均處於有利的地位，其對於愛好和平各鄰邦，多保有便於進攻之優勢，加以各該國往往聯合行動，對於其他各國之交通線與國防組織，又在在能加以威脅，因此全世界各國在防衛上出以共同行動，已屬不容或緩。至以美國現行中立法而論，吾人茲已發覺一大缺陷，即其某國尤其是他日能與吾國爲敵各國，已可利用此項法律，使美國在對外貿易上，不能享有自由扶植權。例如吾人對愛好和平而遭受痛苦之中國民族，吾

其贖武主義的敵人，迄今仍不得不予以同樣之待遇。與人雖明知彼贖武主義者，他日若果征服中國，即將進一步以中國爲根據地，而向世界其他部份實行侵略，徒以格於現行中立法之故，無從加以區別，更以西班牙國近事而論，亦復如是。彼西國共和政府，原爲美國所承認之唯一合法政府，但吾人竟因實施中立法，而將其向外國購買軍火一項權利予以剝奪。反之，該國叛軍則由義相墨索里尼德國元首希特勒充分加以支持，結果所屆，乃使美國所承認之合法政府竟爲之傾覆，實非憾事。」

史汀生的言論發表後，頗得美國輿論界的好評。例如紐約泰晤士報載稱：凡有遭受全能國侵略之慮者，美國願寄以同情大規模之戰爭若果爆發，則以美國在國際上所處地位之重要，乃欲選不捲入激瀉，實乎其難。往事如彼，可爲明證。是以吾國倘欲保持和平，絕不可延至戰爭爆發之後，始乃努力防止其以影響加諸吾國，而當設法防患於未然。吾國若能會同愛好和平各國，在外交上軍事上造成一種優勢，則侵略國當能自知斂跡，避免戰爭之道，其在是歟！」

工業合作一日千里

奠定了國防新基礎

# 中國經濟的新防線

亦有

中國工業合作社，打破了多重的難關，在風雨中扶搖直上，內地各處送來的報告都證明了這一點。其始也微溫而隱約，却深深地植下了根，現在已經結了有目共睹的果實，由於人民大眾的普遍贊助以及運動的組織人和友邦人士的熱忱推行，進步之速，不是按照數學級數，而是按照幾何級數的。

中國在戰時之所以要設立合作社者，其理由是其顯明的。一開頭，大家就知道，持久戰必須在兩條戰綫上打下去：軍事的與經濟的。鑒於沿海各省差不多加諸一切中國工業的有系統的破壞，不得不在內地建立工業，藉以抵償沿海各省的巨大的損失，給中國經濟造成一個新的根據地，給戰爭的難民們提供生活上的給養。以難民以及其他手藝工人所做的必要的消費品為中心內容的工業合作社，便是理想，而又切合實際的一種解決方法。「運動」的口號，簡單扼要地寫成這樣：「三萬個工業合作社就是一百萬人的新生活。」

要寫一篇完整的檢討文章，將不是三言兩語所能包括盡的，尤不為這篇短文的篇幅所允許。然而，一些特長之處，却不妨介紹出來。把種種色色的任務和成就，畫出一幅輪廓的素描。

現任中國工業合作社協會秘書長之職的劉光沛在其發自重慶的一篇詳盡的報告裏面說過，在今年一月間，有一百十多個合作社正式成立，會員達二千人之多。從一九三八年八月起始，竟會有一百十多個合作社先後成立，陸續開張，這實在是一個驚人的數目。根據同樣的時間估計，寫這篇短文的時候，說不定會有二百多個開始發生作用的合作社，散佈在等待機器及其他零件一到即可開始工作的廣大的僻壤內地了。

據劉光沛君說：合作社現在有三個中心，第一個開始發生作用的中心，是陝西南部的西北總部，有七十多個合作社，借款達二十萬元之多。湖南西部的中心有三十多個分會，江西南部則有十個。約摸有十萬元光景，撥給安徽省政府，充作在游擊區建立合作社之用，藉以實現協會的「在敵人後方建立合作社」的希望。此外，協會預備送更多的工作人員，到蘇浙皖邊區去組織實業單位。

各種手工業和小規模機械工業的工作，已經在各個中心的指導之下，由許多合作社合力推行着了。工作包括有縫紉，紡織，印刷，製革，製肥皂，製臘燭，製鈕扣，製炭，製瓦，以及其他一百另一種東西。協會決定在一九三九

年，集中全力，在陝西，甘肅，湖南三省建立許多棉花之工業合作社。這些分散的棉花工廠，將盡量利用當地出產的豐饒的棉花原料，使之變成完成品。另外一個即將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工業，是羊毛工業。單以青海一省而論，每年出產羊毛就在二十萬斤左右，足夠一千家小的工業合作社之用了。四川，甘肅，西康和陝西出產的大量的羊毛，還不算在內。

沙灘附近的金鑛，也預備在今年內，由協會主持開工。計算下來，光是四川一省，就可以僱用一百萬人，沿着



中國是個農業國，工業基礎本來很薄弱。

揚子江和嘉陵江一帶，洗鍊金子，在低潮季按月可以弄到三萬盎司。此外，陝西南部和江西南部的許多河川，也都有豐饒的金藏，假使充分加以發展，對於中國的金融力量一定大有幫助。

協會工作的基金，是由政府籌措的，截至現在為止，已經分派了五百萬元，撥充進行這種經濟國防工作之用。爲使工業合作社運動帶有社會性起見，協會也想從中國的銀行家方面得到援助。大概籌備一點創辦經費之後，銀行家看見合作社事業確有可爲，便會增加投資的吧。



！了毀摧者略侵給也業工點一的有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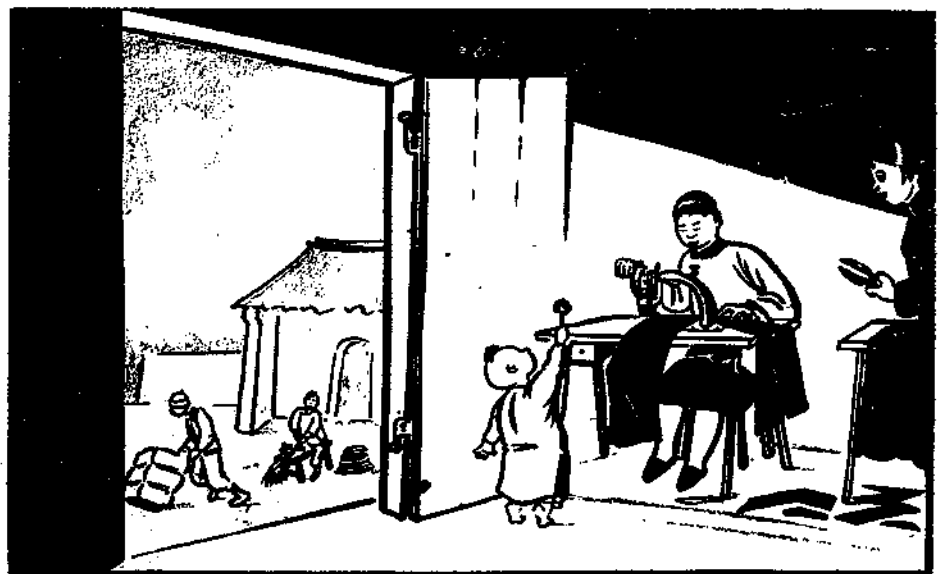
僱用職員，倒是協會當面著的最大的問題。江蘇，浙江，河北以及戰前就有合作社存在的其他各省的有經驗的工作人員，都由協會募集招致了。可是暫時之間，熟練工人還是不夠。所以，現在得到其他團體以及職業學校的幫助，協會預備訓練大批有廣博智識的，勝任愉快的工頭，來督促各種工業合作社的工作進行。

協會希望，三萬個分會一旦組織成功，就可以造成三條「國防綫」上強固的國民經濟的壁壘。其一，由大的單位組成，利用較笨重的機器，每架各有許多工人管理，設在預計不會有敵人侵入的後方，首要的任務是爲政府的大工業計劃完成「唇齒相輔」的功用。其二，由較小的單位組成，位置在戰綫與後方省份之間，保有大批必要時得以隨時遷移，或改作第三種壁壘之用的機器工具。其三，是最小的單位，在接近戰綫的地方，或在敵人的後方，按照「游擊隊的作風」進行工作。最後一種流動性的合作社，最爲協會所注意，因爲牠們可以供給軍用以立刻急需的東西，同時又可以作爲一種經濟組織的中心而行動起來，供給農民羣衆以機器加工的製品，不使毗連日本駐防區域的地帶，淪爲日貨充斥的尾閘。

前上海工部局工業組副組長愛理氏，自去年八月間辭職退任以還，一直在合作社運動的組織裏面担任工作，他最近從西北寄來意味深長的數行書。

「這一區裏有一些合作社，已經撈回了本錢了，雖然牠們剛剛開始了只有三個月。這些日子造成的貨物，都出售一空。問題端在於原料品之如何運輸，熟手之如何招募到此間來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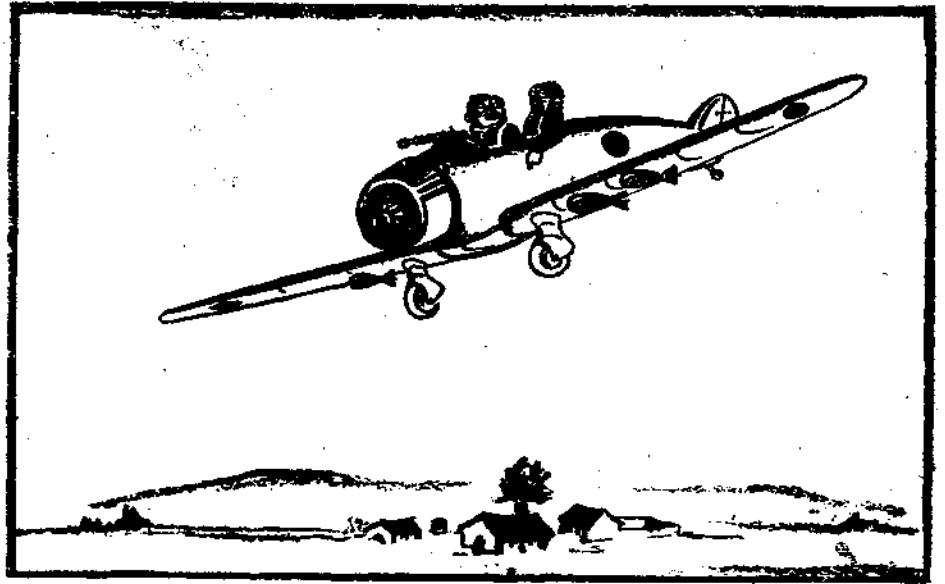
「現在，鐵路暫時是不合用了，運輸不得不轉向僻



自給自成了造。地內在設分業工的模規小在現  
！了樂樂居安都也，民難的亡流，礎基的足

奧的道路，於是山地的鄉村就有了重大的意義。從前差不多是荒瘠不毛的地方，現在變得活潑而充滿新生活氣象了。在這樣的一個地方，建立了一家合作社的機器店。工人是從許多工業中心地跑來的——山東之濟南，天津，鄭州，漢口。他們的炭氣引擎還沒有開動，機器的軸，就由兩個人用一個大的木輪轉動起來。」

愛理是一個實際主義者，他並不小視合作社運動當面着的那些困難問題。「不用說，工業合作社運動的道路，是長滿着困難的荊棘的。」他根據一次長時期旅行的考察所得，會作這樣宣告。但他又說：「合作社運動



！了標目的壞就炸轟到不找也再者略從

必須打破一切運輸和人事問題的難關，把熟練工人，原料和資本聯繫在一處。必須給工人一種新的勞動方法——克服他對於任何新方法所起的天然的疑懼。對於那些習慣於慈善佈施的人們，必須傳授自救之道。新的生產方法非加以紹介不可，否則生產便不能保持在一種與社員生活相一致的經濟水準上。一定要和有着各種不同生活背景的人們——自覺的人們——發生聯繫。爲要得到所必需的支持起見，務須很快，差不多是立刻地產生效果。在短時間內已經能够產生一點動

果的事實自福建的高山以迄於蒙古的平原，橫互全國南北，小的工業單位組織了起來，工人訓練了起來，棧房建立了起來的事實，在在都說明着這種新力量的成長會帶給中國以最後的勝利。假使世界要和平繁榮，要有文化的進步，那麼，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中國的。」

根據愛理氏的說話，中國工業合作社希望，在今年年底，得以從內蒙古一直到東部各省，建立一連串小的工業單位。在這一年之內，希望必需品和消費品的供給方面，都有飛躍的增加；把口號變成行動，給予游手好閒的人以工作，至少要給予希望做工的人以職業。還希望給予已存的小企業以技術上的幫助，並把牠們組織成各個的單位，俾能經受戰爭的壓力，而不致潰散。要想盡種種方法來組織難民和傷兵，來幫助簡單的運輸系統的發展。「阻擋在這計劃之實現前面的困難，是非常之大的。」愛理氏說道：「可是，有着國內外有志人士的誠懇的擁護，一個決心抗戰到底的政府的支持，隨同工程師，合作員及技師的日益擴大範圍，中國工業合作社一定會有完成重大職務的一日。」

## 意志集中

## 力量集中

### 日蘇漁業協定 (史料)

第一、日方只能以拍賣方式取得租約業已屆滿的漁場。第二、爲軍略原因，日方經營之漁場三十處，應予收回，內有附屬於罐頭廠者四處。各該罐頭廠亦應封閉。第三、三十七處漁場中之一，因相約在一九四一年方滿，當由蘇聯政府讓與其他漁場一所代替，限期相同。第四、日方由拍賣而得之漁場，應按照一九二八年公約成立五年租約。此點蘇聯政府自始即未反對。第五、附屬於日人所設罐頭廠之漁場，除上述四場外，應不經拍賣續租一年。此點蘇聯政府自始亦未反對。第六、與一九二八年公約之規定不同，蘇聯政府今後將自行規定國立漁業捕魚額。一九三七年度估計爲五百萬蒲德，第七、蘇聯漁場九處應額外提付拍賣；因日方未參加三月十五日之拍賣，蘇聯漁業機關曾拍得此九處中之六處以及日人過去經營之漁場四處。現此諸機關已願將各該漁場讓與日方。第八、因日大使表示在拍賣中，租價恐將無限制抬高，蘇聯遠東漁業總管理局當聲明該局不準備將租價抬高至百分之十以上。



# 世界大戰

## 何時爆發？

維也納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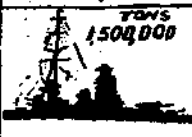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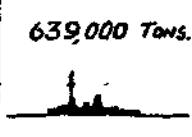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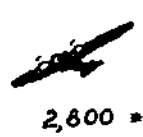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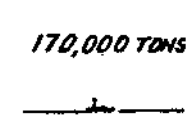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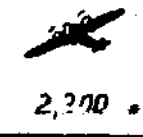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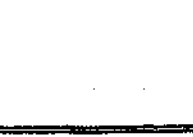

### 世界大戰的必然性

前次世界大戰的悲慘殘酷的陰影，還很新鮮的印象在每一個人的心頭；但是現在戰爭的烽火和謠言，又充塞了整個的世界了；即使在感覺滯鈍的人，也能感覺到世界大戰已揭開其序幕了。

上次世界大戰給人們悲痛的教訓，不能不說是十二分的深刻；戰後誰不相信戰爭是人類的浩劫，不但在物質上要受到極大的摧毀，就是整個的文明，也有被毀滅之虞。不要說是會參加世界大戰的軍人，就是普通一般人，對於戰爭，也無不『談虎色變』。但是人類並不是健忘的動物，更不是不可教訓的動物，爲什麼悲痛的教訓不能使人類覺悟呢？前次世界大戰的血跡未乾，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鼙鼓，又在響了。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而且在歷史上每次經過一場戰爭之後，必接着有一番和平運動，認爲上次戰爭是人類最後一次的戰爭；但是所有的和平運動，事實證明都歸於失敗了。例如一八

一五年維也納會議 (Vienna Conference) 後，深感到歐洲各國遭受到拿破崙的蹂躪和幾年戰爭的痛苦，乃有俄皇亞力山大第一 (Alexander) 本着基督教和平主義，出來發起組織神聖同盟 (Holy Alliance) 以將歐洲的和平置於永久的基礎；可是結果是失敗了。再如上次大戰後，國際和平運動雖有具體的表現，例如一九一九年的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s) 的組成，一九二八年非戰公約 (Kellogg-Briand Pact) 的簽訂，從表面上看來，集體安全制 (Collective Security) 已經確立，人類從此可以不再蒙受戰禍了；但是這兩種神聖的公約，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就給日本侵略中國的砲火所燒毀了。到現在還有誰相信憑藉了國際聯盟的機構能

維持世界和平？其實每次在大戰之後，各國的政治家，也無不想在和平會議中，將和平樹立在永久的基礎上。例如在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和一九一八年的巴黎和平會議中所採取的維持和平的政策，完全是一樣的。就是以協調政策 (Concert of Europe) 來造成了歐洲的均勢 (Balance of Powers) 而得保全暫時的和平。嚴格地說來，就是美國召集的華盛頓會議 (Washington Conference 1921-2) 締結九國公約 (Nine-Power Treaty of Feb 1922) 維持太平洋上的和平，其所採取的政策，也是用一種協調政策，造成太平洋上的均勢，但是這種政策能維持和平於永遠嗎？例如維也納會議所造成的歐洲均勢，至一八二〇年西班牙發生革命，即已破裂。華盛頓會議所造成的遠東均勢，至一九三一年也就被日本侵略的魔掌打破了，至於巴黎和會所造成的歐洲均勢，自一九三四年希特勒片面撕碎和約，也就開始破裂了。所以有人批評均勢所造成的和平，不過是『沒有戰爭』而已 (Peace is Nothing but without War) 列強的利害一發生衝突，均勢

陸軍	海軍	空軍
<b>英國</b> REGULAR 200,000 TERRITORIALS 200,000 RESERVE 113,000	TONS 1,500,000 	 FIRST LINE STRENGTH 2,750
<b>法國</b> 692,860 INCLUDING COLONIES RESERVE 570,000	639,000 TONS 	 2,800
<b>德國</b> 560,000 RESERVE 5,000,000	170,000 TONS 	SECRET
<b>義大利</b> 600,000 RESERVE 3,500,000	600,000 TONS 	 2,200
<b>蘇俄</b> 1,300,000 RESERVE 3,000,000		 4,000

破壞戰爭就要馬上爆發了。

但是國際和平運動的終歸失敗，和協調政策造成均勢的不足怪，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簡言之，就是資本主義的本身潛伏着戰爭的危機，資本主義的制度不消滅，世界和平永無實現的可能。資本主義的許多矛盾，成了「結」，用戰爭的利劍去割斷，其結果，這個「結」祇有比前更加堅實（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雖然有考資基（Karl Kautsky）輩提出「超帝國主義」（Ultra-imperialism）的主張，他說：『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的關係不一定是常常要戰爭的，如果相互間的戰爭，對於資產階級的負擔太重時，則各帝國主義者對於世界的分割與榨取，必能得到相互的諒解與協調；而資本主義為其繼續存在與繼續發展起見，實有採取一種新政策「超帝國主義」的可能。因此乃可謀得世界和平。』考資基的論調顯然是不可靠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已有由國內獨占進而向國際獨佔的傾向。這是事實，但是因此而主張「超帝國主義」，即帝國主義間依協調而實現世界和平的可能性，這在實際問題上，是無意義的。而世界各主要地方的經濟發達速度不均衡，這種具體的經濟現象，乃使其成為無意義的原因。在資本主義下的利益，勢力範圍，殖民地的分配，除了對其分配的參加者的經濟的、金融的、軍事的，以及其他的勢力之強弱而外，是沒有成為分配的基礎的。而這些勢力的相互關係，在參加者是常在不均衡的變動着，蓋各種企業如托拉斯、加迭爾及各種產業部門，要求各國有均等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之下，是萬萬做不到的。所以即使國際組合發達，而成立了國際聯盟也決不能發生永久而強大的作用。「超帝國主義」同

盟，不管它能以怎樣的形態來組成，這不過是在戰爭與戰爭之間來換口氣而已。

所以有人說：『法西斯蒂就是戰爭』（Fascist means War）法西斯蒂是資本主義的一種最高形態，對內剝削勞工階級的利益，而代表資產階級的勢力，所以反對任何社會主義和民主政治的思想，對外則企圖侵略弱小民族，向外擴充法西斯勢力，所以反對和平主義，反對國際合作主義，而向侵略戰爭的路上走去。

國際戰爭的禍根既潛伏在資本主義的制度裏，使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為不可避免，但現代國際關係，除此而外，尚有兩種特質，使世界大戰更加容易爆發。第一是由現代物質文明的進步，使四海成為一家，國際關係息息相通，一髮足以牽動全局，使戰爭局部化（Localization of War）已成為不可能，因此在世界的任何一角落，如發生了非常事變，連整個的世界，也要蒙受其不利的影響，素以孤立主義為其傳統政策的美國，到了今日，也不得不改弦更張了。誠如美國國務卿赫爾（Secretary Hull）於去年八月十五日在華盛頓發表演說，闡明美國的外交政策說：『照自下每天情勢的發展，使事實更加顯明，就是世界任何一地發生事變，均足以影響及美國的政局，不論我們的志願與希望如何，別地發生

了災難，美國是不能不受影響的。當別的地方為破壞、貧窮、饑荒所苦的時候，不論我們如何努力，我們的經濟幸福，更無法避免受到損傷；自由被破壞的地方日益擴大，也就更危及我們個人自由的理想及我們最珍愛的政治社會制度。』

再如由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而導成的遠東烽火，與國際形勢的關係，可以從兩方面去觀察，從其對於世界的影響而言，即使遠東烽火不蔓延而為世界的燎原野火，成為人類空前的浩劫；至少要使世界各國蒙受到不利的影響；同樣，世界形勢的變化，也要有形無形的影響到中日戰爭的前途。換言之，國際形勢的好轉，也是中國抗戰獲得勝利的因素之一。

現在德義日已在世界各處燃燒起侵略的野火，這些星星之火，都有導成第二次大戰的可能。

第二，是現在國際關係的錯綜複雜，已臻於極度，除了帝國主義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而外，在思想上還有種種的衝突與矛盾，使整個世界劃分為兩大壘壁對立的結果，終不免導成世界大戰。

總之，第二次世界大戰已不可避免，何時爆發，祇是一個時間的問題。（第一節完）



戰之爭戰

# 阿爾巴尼亞——亞得里亞海之鑰

墨渣

浮泛於東南部亞得里亞海之上，介於南斯拉夫和希臘之間，橫過俄特蘭陀海峽，受到義大利「鐵蹄」的威脅的，是歐洲珍奇國家之一——阿爾巴尼亞。牠不比凡蒙特（Vermont）大些，人口約在一百萬左右，其中三分之二是回教徒，三分之一虔信基督。

牠總共有八個小鎮，東方生活仍舊在那裏脈動着。誰都不慌不忙，度着優閒的日子。除了地拉那和都拉索少數幾個別墅之外，大部分房屋都像要坍倒在湫隘、惡臭、鋪著圓滑石的街道上似的。營城市生活的只有數得出的一些人，上流社會主要的是靠近三十家豪富的大地主家庭。大部分阿爾巴尼亞人是畜牧牛羊的山民，他們生活在古代部隊組織的傳統和教義之下，遠溯幾千年前印度歐羅巴語派的根源的那些古老的風俗習慣，粉碎了索古王企圖加以「時代化」的一切計劃。

這國家的起源，一向是人種學者中間議論分歧，懸而未決的問題。最可能的說法，牠是羅馬人冒了千辛萬苦才勉強加以征服，後來成爲羅馬帝國的最好的一區，給予羅馬以最偉大的帝王第歐喀萊妻安的伊利里安族的子遺。

阿爾巴尼亞人正如北美洲印地安人一樣，用的是一種雄壯的有英雄氣概的言語，繪聲繪影，取喻寓意，最爲特長。他們的宗族，或稱部落，都有特殊的名目，但整個國家的名稱却付缺如。所以阿爾巴尼亞云云者，不過是外國人的賜謚罷了。他們稱呼自己是「鷹之子」。從嵯峨的高山頂上俯覽橫互腳下的灰色風景線，這個名稱簡直是再適切沒有的了。

越過荒瘠不毛的山麓和澗谷，被熾烈的紅日焙烤着，或在沒徑的積雪下面耐着凍，他們驅趕白色的羊羣，一身裝束全是白的，在一面耳朵上至戴一頂白色的無邊帽。隨便什麼地方，白色反射着耀眼的白光。他們和阿刺伯人不同，有齊整而特出的面貌，上眼皮有時會像被捕捉了來的鳥似地微微向下垂落。頸長而瘠瘦，有着女人家的狹肩膀，走路時把重量放在腳趾上，屁股微微扭動，一天走許多哩山路也毫不在乎。

有些據說現在的文明國家從前誰也免不了習慣，在這巴爾幹小國的有些區域裏，現在仍然隨時可以發見。舉例說，在阿爾巴尼亞北部的深山裏，現在還存在着家族共產制。父親是絕對的獨裁者，兒子結了婚還得聽他教管，娶進來的媳婦，是他的新的臣民。由同一個祖先嬪遞下來的各家層形成一個公社。他們共有他們的土地，各族的首領組成一個評議會，選舉總的酋長。在有些地方，這些評議會還有權審判偷竊和通姦罪呢。

嫁夫寡婦是得不到好待遇的，大家認爲他或她是社會上的無用份子。偶或還有死後在未葬之前舉行結婚典禮的。新娘仍然是被搶劫或買賣得來，雖然在大多目的崇拜。在別些處所，女人在結婚之前，却可享受絕對

性的自由；可是一旦結了婚，遇有通姦之類事情發生，她們就得接受苛毒的懲罰。爲給追逐女色的男子們示異起見，未結婚者和已結婚者的裝束是稍微不同的。一夫一妻制，即使在回教徒中間，也佔着優勢，一夫多妻制之不能通行，大概是因爲所費不貲的緣故吧。

阿爾巴尼亞人正如歐洲東南部的一切民族一樣，相信「怪眼」之迷信；有漂亮眼睛的孩子，都被視作妖魔而加以唾棄。也有相信「餓鬼吞月」之說的，所以莫利索的部落人在月蝕的時候，競向月亮放鎗。早在基督教產生之前，阿爾巴尼亞人就相信着靈魂之不死，在阿爾巴尼亞地方，蝴蝶直到今日還被視作死人的靈魂。但在北方，却有一種統一的風俗：人死之後，給他剃臉，給他洗澡，給他穿最好的衣服。然後把他安放在椅子上，抬到院子裏，旁邊放着他的一管鎗，嘴中插着一枝香烟。打扮好之後，接見親戚朋友，以爲永訣。

這些原始的山民喜歡殺害陌生人，譬如孩子喜歡虐殺動物一樣。殺生當然是原始人中間很普遍的風尚。索古王在去年四月間和匈牙利美國混血種的伯爵夫人綱達義結婚之前，已經訂婚了好多次。可是一直沒有舉行過婚禮。幾年以前，一個美國新聞記者問他：「您爲什麼不結婚呢？」他滿臉愁容地回答道：「我能够拿什麼來邀得新娘的青睞呢？」那時還是獨身漢的歐洲一親堂堂的皇帝，其所以如此謙卑者，爲的是「一將功成萬骨枯」。他未登大寶之前，殺了不知幾許的人，現在還捫心自疚呢。

自從十年前執掌了玉璽以來，索古王從沒有旅行到阿爾巴尼亞崎嶇不平的內地去過。他只有在偶然的場合，才離開了小小的，只有一條通衢大道的，被烈日炙

場，才離開了小小的，只有一條通衢大道的，被烈日炙

照著的地拉那，去到亞得里亞海沿岸的別墅小住。即在百花盛開的別墅花園裏，他也有衛隊保護着，以防隨時可發的暗殺。生平只有一次，他到過外國——謠傳是去探望一個奧國女朋友——曾有一晚上，他離開維也納歌舞劇場的時候，一個仇深海樣的阿爾巴尼亞人突發一鎗，幸未命中。索古王從此就沒有再離開過本國。他簡直是一個戴着皇冠的囚犯，他連飯菜都疑懼，怕裏面放了毒藥。多年以來，他的去世了的母親或現存六個姊妹中任何一個，總要在飯前替他嘗一嘗味。

部分地爲了使他的國家臻於「現代化」之勝境，部分地也爲了保全自己的生命，索古王窮索枯腸，想盡千方百計，要廢止邪惡的「血仇」風氣。他在幾年以前，曾召集各部落的酋長，共同計議廢除之道，但這種風氣實在是起源悠古，根深蒂固了，以索古王這樣的身價地位，結果也未能使之杜絕。

如其有了什麼危害生命或侮辱名譽的罪犯，被害一方面的酋長就通知加害一方面的族人，限定在二十日內和平解決。限期一到，狩獵便開始了。在這時候，犧牲者的血緣親戚，不論男女老幼，都有向加害者及其男家的血緣親戚復仇的義務。

流血雖然是洗滌污點的傳統方法，但阿爾巴尼亞人也不反對經濟的解決。「血債」是可以金錢或貨物來抵償的——如其被害一方面同意了的話。於是加害者被蒙住了眼睛，頸子上掛着一把刀，由親戚們護送到談判地點，在和平誓約「培薩」的保障之下，可以相安無事。如其條件沒有講妥，談判決裂了，那麼，他們有二十四小時的餘裕可以安然退出。由於每一次殺害引起了第一次新的復仇，所以弄到結果，總是兩敗俱傷者居多。

又因和平解決的代價常是非常之高的緣故，只有富人能够和平生存，窮人不得不互相殘殺，不死不止。

然而，只要你尊敬阿爾巴尼亞人，不和他們因細故而爭執，那麼，你不但能够和他們交結朋友，並且還要受到他們的保護。他們的倫理學是非常簡單而爽直的。遇有曠視污辱之類的事情，他們決不寬貸，可是他們也極端重視兩種基本的社會美德——好客和守約。賓客在他們那裏就鬚髮是一個聖潔的人，寄宿的地方，一切都聽候他的意志。只要他歡喜，他可以拿走主人家裏任何一件東西，甚至——現在這種風氣是熄滅了——還可所挑選一位中意的女人呢。

賓客最犯忌的，是去侮辱一個女人。這是寸磔不足以蔽其辜的重罪——可是即使要懲罰他，也要等他不再是一個賓客了的時候。另一方面，女人的血倒是不值什麼錢的。在復仇的時期中殺死一個敵人的女親戚，在阿爾巴尼亞人看來，恰如同殺死他的一隻羊一樣地無意義。警方說：索古王躲躲閃閃住在深宮內院裏面，他的姊妹却可以自由自在國內外旅行。

並非一切阿爾巴尼亞人都住在阿爾巴尼亞國內。南斯拉夫在國境線上，有人數達四十萬之多的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他們原是相安無事的，但大戰結束十年以後，伯爾格刺特政府頒佈法令，叫凡是願意上那邊去居住的人都可以自由移殖，情形就煥然大變了。南斯拉夫的退伍兵和貧農之流，跑到那蠻荒的地方去，斬伐了樹木，建造了茅舍，開掘了豐饒而未經耕犁的處女地。以此激起了土著阿爾巴尼亞人的公憤。他們立刻組織了軍隊——叫做「卡沙克」的，有類於前世紀美國印地安人用以反抗白種人者——攻擊拓荒的殖民，洗劫，虐

殺，放火燒燬他們的房屋和村莊。

南斯拉夫的阿爾巴尼亞人全是牧羊童和莊稼漢。但在冬季，他們很多人都跑到遠處城市裏去做建築工人，做鋸木頭的苦工的，也頗不乏人。穿着白色手織布的衣服，帽子下面圍繞耳朵四周，裹着彩色的麻布，他們雪雨無阻，不知疲倦地拉動他們的鋸子，賺十五或二十分錢一天的工資。他們的主要食物是大蒜。晚上睡在斜木板上，土層上，好一點的住在貧民區傾圮破爛了的欄樓上，擠得十足，像沙丁魚一樣。一到春天，他們坐車或跑騾回到鄉下去，襯衫下面藏着幾張寶貴的「提拿」（南斯拉夫幣名）鈔票。

世界大戰結束七年以後，義大利和南斯拉夫就一直搶做着阿爾巴尼亞的主人。一九二四年，方諾里主教陰謀起事，推翻了索古的統治，那時候他是阿爾巴尼亞的首相，他逃到了南斯拉夫。後來，得到伯爾格刺特政府的接濟，殲滅了方諾里主教的殘黨。一九二五年又做了首相，越三年，自立稱帝。當年四十三歲，在議會制度的蔭庇之下，他現在是阿爾巴尼亞的獨裁者。

索古並沒有像南斯拉夫所希冀的那樣：在地拉那建立傾向伯爾格刺特的傀儡政府。他一得大權，便立刻偏倚到義大利方面去了。自一九二六年以還，阿爾巴尼亞便和義大利沆瀣一氣，實際上也可以說是義大利的保護國。牠是歐洲東南部德國至今還沒有資格分配的，十足意味的義大利惟一的勢力範圍。

義大利所需要的煤油，完全取給自阿爾巴尼亞。然而，統治阿爾巴尼亞的最主要的好處，還在於攔阻得利亞海而爲己有。義大利只須封閉了俄特蘭陀海峽，就可以致南斯拉夫濱海一帶於死命。

可是，義大利也未必見得可以推心置腹，完全信任這些「鷹之子」的皇帝。阿比西尼亞的滅亡，西班牙的烽火，雖能使得英國上議院雀躍鼓舞，忘其所以，却不見得便會購得過阿爾巴尼亞豐悍的山民吧。

# 日蘇漁業糾紛的總清算

吉公

日本在太平洋北部海岸，（所謂北洋者即遠東蘇聯的海岸，北自白林海經過鄂霍次克海韃靼海峽而至日本海。）捕魚的活動在德川幕府時代，即已有之。當日俄戰後，樸資茅斯條約中，曾由俄方予以正式承認。即「俄國允許日本居民，於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林海的俄領沿岸，有捕魚的特權。」一九〇七年，日本根據了此項規定，與帝俄締結漁業協定，確定了日本在北洋的漁權。

自俄國十月革命發生以後，日本乘機出兵，強佔西伯利亞及北庫頁島，攫取了北洋整個漁權，自由捕魚。後來紅軍勢力東向，把日本軍隊趕走，凡日本強佔的各地，均由蘇聯收回。日本在北洋漁權受了很大的打擊。到了一九二五年一月，日蘇兩國恢復國交，在北京締結協定。是年十二月，日本田中大使與蘇聯代表亞拉羅夫，在莫斯科進行修改一九〇七年漁業協定的談判，此項談判，遷延到兩年之久，始於一九二八年一月，簽訂第二次之日俄漁業協定。是年七月，又因兼營罐頭工廠的漁場租讓問題，日本漁商代表人，和蘇聯當局，在莫斯科進行談話，成立了一個特殊契約，由蘇聯允予租讓四十四所漁場，其期間為十年，即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滿期。

在第二次日俄漁業協定成立後的第二年即一九二九年，日本因標賣漁場落選，遂不遵協定，而自由捕魚，曾經引起嚴重糾紛。一九三一年，又發生日本侵漁及蘇

聯巡查船扣留日汽船事件，同時蘇聯減限日本捕魚的場數。（初時日本得有全數漁場之百分之八十五，後減至百分之五十四。）為解決糾紛計，一九三一年四月，日蘇需草訂暫時協定。一九三三年八月，日本駐蘇大使廣田，為補充一九二八年的協定，與加拉罕進行談判，締結安定漁場的補充辦法。在此協定中，蘇聯讓步頗多，其要點為：

- 一、日人經營的三百九十二所漁場，除一百〇二所漁場，於一九三三年臨時標賣外，對於其餘二百九十二所漁場，承認日人有暫定的漁場場權，不依標賣方法，繼續到一九三六年漁業協定改訂期。
  - 二、限制蘇聯的個人企業，因為當時蘇聯的漁業機關，國營的不必說，即私營的，也都由國家補助資本，實際同於國營權。日本要求限制此項私人企業，蘇聯允與某種限制。
  - 三、日本承認懸案中之蘇聯十八處國營漁場。
  - 四、日蘇之間第二次漁業協定的修改，自一九三五年六月開始，當時進行談判時，日方為駐莫斯科代辦的蘇方為蘇聯外交委員會遠東部長柯士羅夫斯基。因爲一九二八年五月，日蘇兩政府間所成立的漁業協定，第十五條載明，該協定有效期間為八年，同條又載明該協定如有重訂必要，則於該協定期滿前之一一年，開始談判。日方乃根據此規定，於一九三五年五月，即該協定期滿一九三六年五月的前二年，提議作重訂漁業協定的談判。此項談判，開始於一九三五年六月，但談判斷續進行至一年之久，經過二十七次談話，終未能於協定期滿前成立新協定。一九三六年五月，雙方簽定一個暫時協定書，雙方政府，同意將協定原形式，延期至一九三六年終。同時，則得進行談判，以期將漁業問題加以解決。
  - 五、雙方爲了盧布、日圓匯兌問題，及漁場的安定問題，經過了三十次的談判，最後始於一九三六年十月，成功了一個雙方讓步的協定。協定全文，均已準備定妥，後來且非正式由日本代辦 SAKOW 及蘇方外交委員會遠東部長柯士羅夫斯基加一草簽，當時唯一沒有辦妥的手續，是雙方的正式簽署。這協定的重要點如下：
    - 一、協定有效期間為五年。
    - 二、在協定有效期間內，維持依於特種契約之漁場，及維持廣田加拉罕協定內所規定之漁場。
    - 三、盧布與日圓之匯率，爲一盧布等於日圓三二五，期間定為五年。
    - 四、除依於特殊契約之漁場，及廣田加拉罕協定所規定之漁場外，繼續漁場標賣制度。
    - 五、保護魚類：
      - 甲、限制內河捕魚，及統制大海捕魚。
      - 乙、在被認為保護魚類重要之區域內，不得設置漁場。
    - 六、蘇聯國營漁場，繼續存在。（包含廣田加拉罕協定中所規之狀況之維持。）
- 當時此協定已得日本樞密院之同意，日本政府，且已準備簽字。簽字手續之履行，定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二十日。但在簽字的前一天，蘇聯政府照會日本，決定延期簽字。其理由為：『最近所存在之空氣，實難以獲得蘇聯政府最高領袖之贊可簽字。』此在蘇聯政府方面之意，即指當時日本與德國間簽定反共協定之一事實。

此一蘇方照會，實阻止了修正漁場的發生效力，而把整個問題打回到一九三五年六月談判開始前的狀況。但於暫時議定書滿期前的數天，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日蘇雙方，又成立了一個臨時協定，決定把上述暫時議定書的期間延展到一九三七年終。該議定書，關於漁場的決定為：

一、廣田加拉罕協定中之暫定漁場，本年內期滿者，繼續延長，效力一年。二百八十二漁區，仍由日本保有之。

二、工廠漁場（特別契約漁場）契約期限，為一九三八年八月，由日本保有之。

三、蘇聯國營漁場，由廣田加拉罕協定時承認者，仍繼續有效。

就日蘇漁約問題而定，一九三七年，仍和一九三六年一樣，是一個多事之年。蘇俄之間邊境衝突，時有所聞。再加上中日戰爭發生，日蘇之間磨擦日甚。而修正漁約之正式簽訂，更為困難。雙方遷就事實，乃作第三次原約延期的議定書，再暫時將漁約展期一年，直到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始行期滿。

到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日蘇漁業協定，經由三次的臨時延期，而最後達到了期滿的日子。在一九三八年這一年中，有一個新的問題，使修改漁約的問題，更趨於複雜，這就是一九二八年七月漁商與蘇聯當局所訂關於製鹽工廠的特殊契約，無須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

日滿期。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日本政府經由駐蘇大使重光葵，提議簽訂修正漁約。——即一九三六年十月間業經草簽而未正式簽定的協定。但蘇聯政府，一方面承認日本有權根據樸資茅斯條約對蘇提出修改漁約問題。一方面責備日本，不嚴格履行樸資茅斯條約中所定其他條款。如日本在「滿洲」的駐兵，如通過宗谷海峽的自由航行問題。如偽滿拒付購買中東路的按期交款問題，都是蘇方所舉的事例。及後重光葵調任倫敦大使，日政府改任東鄉為駐蘇大使。東鄉於十一月間與蘇聯外委李維諾夫重開談判，蘇方立場，仍不變更。到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東鄉迫於情勢，在他與李維諾夫的第三次會議中，提議將一九三八年漁約，作第四度的暫時展期。對於這個提議，蘇方乃提出公開拍賣漁場這一辦法，如付實行，日本乃有全部失去漁權的可能。自東鄉到任起，至去年之終止，東鄉與李維諾夫會議至八次之多。可是一九三八年轉入一九三九年，這日蘇漁約問題，未能解決，而且又無臨時的辦法。

今年一月三日，日本駐蘇大使館參贊西春彥，訪問蘇聯外委會遠東部長米羅諾夫，談判漁約問題。米羅諾夫發言，為爭執中心之漁場。將在二月中公告拍賣。由此表示了蘇政府的堅決立場。一月八日，東鄉又訪問李維諾夫，主張以漁場為純粹之經濟問題，而相互使漁場安定。對此提議，李維諾夫乃率直發言，日本對蘇聯有危害之陰謀，作種種不友誼之行動，如簽訂反共協定等等，故蘇聯的政治觀點，考慮此一問題。在一月十一日，蘇政府答復東鄉的照會中，依然申此立場，而漁業協定問題外之其他問題，如北庫頁島的石油和煤礦的問題，對中國

的兩國政策衝突問題，都使日蘇兩國關係趨於僵化。

一月十五日，蘇聯正式公布，定於三月十五日，將二百九十五處漁場投標拍賣。十六日，蘇聯遠東局半正式宣佈，將一部分漁場停閉，準備標賣。此項停閉之漁場，為數計三十三處，其地為濱海省沿岸，鄂霍次克，葉洛夫斯，克，及伏爾修萊斯克海之北部等處。

到了三月十五日，蘇聯在海參威為各漁場招標。在二百九十三處中，有四處投標結果，均為蘇聯漁業公司所得。共有二百八十九處，則定兩星期後再行投標。在三月十五日的招標中，日方沒有參加，可是對於蘇聯政府堅定的立場，日本也只好屈服。

據哈瓦斯社四月二日莫斯科電稱，日蘇兩國頃已成立協定，將一九三八年所成立之漁業條約，延長一年，內容略加修正。據日方消息，蘇聯當局，本月四日在海參威為二百五十四處漁場投標時，日在漁業界亦當參加。各該漁場經營期限定為一年。另有一百另五處，已由蘇日雙方成立特種協定，准由日人經營，亦以一年為期。尚有二十七處原為日人經營者，則由蘇聯收回自辦。（蘇聯原欲收回四十處）日本方面所繳租費提高百分之十，即提高三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又原由日人經營之漁場，蘇聯有權收回自辦，已為日方承認。而此次雖由日人經營漁場一百〇五處，其價值殊不及收回之二十七處。又日本一向拒絕之投標原則，亦由日方接受，凡此均為蘇聯所獲之勝利。

一幕緊張的日蘇漁業糾紛，雖因日本的屈服而告一段落，但這顯然不是根本的解決，趨着國際局勢的推移，我們相信更大的糾紛，是有隨爆發的重大可能的。



# 淪陷區的經濟戰略

高叔康

現代戰爭是經濟戰，沒有經濟力量不能打仗；日本攻打中國沿海沿江的都市，是在破壞中國經濟中心，封鎖中國的海岸線；現在更喊出「一面戰爭，一面建設」的口號，在華北和華南組織各種公司，企圖「開發」和「振興」佔領地的中國經濟，無非是要統治中國經濟，為取得軍事勝利的最終目的；這些都不外是以軍事戰略來實現它的經濟戰略。長期抗戰最大的作用，是在發揮經濟戰略；所以無論軍事形勢如何變動，而經濟戰略始終要站在原來的崗位作堅強的鬥爭，不能受軍事影響而終止。

然而要發展淪陷區的經濟戰略，必須明白淪陷區的經濟戰略幾個基本作用；這幾個基本作用是什麼？

第一、是以農村經濟戰勝都市經濟。日本現在已佔據了大都市，使中國退處於內地農村和中小都市。一般人常說：都市經濟支配農村經濟，若都市喪失，農村經濟亦必解體；但要知道，在都市與農村軍事敵對之下，農村與都市交往斷絕，都市得不到農村的培養，剝削不了農村經濟，都市也就成了一個孤島。反之，中國農村經濟並不是與都市經濟組成有機的體系，實具備自給自足的素質，隔絕了大都市，可以減少農村消費和都市交換的剝削，並不像大都市經濟沒有農村經濟的培養而不能繁榮一樣。所以淪陷區的經濟戰略，要盡力統制農村經濟，不與敵人佔據大都市經濟發生絲毫關係，於是農村的糧食和原料到不了佔據區的都市，而佔據區的都市

商品不能輸送到農村來販賣，使佔據區的都市經濟成為封鎖狀態，一籌莫展。

第二、是以軍事戰略來發展經濟戰略，游擊戰是執行淪陷區的軍事戰略最主要的方法。而游擊戰是不依靠都市經濟，却以農村經濟配合的一種戰略；是破壞佔領區的建築和交通的武力，使淪陷區的經濟不能恢復常態，即是以經濟戰略而寓於軍事戰略之中，另一方面，游擊戰使日本兵力增加，軍費消耗超大大兵力分散，佔據的「點」「線」亦無法保守。這樣，不要說不能吸取佔領區的經濟培養，縱然能吸取一點一滴，也不能彌補它的損失。所以普遍的發動淪陷區的游擊戰，是發展經濟戰略最有效的方法。

第三、是以政治力量來完成經濟戰略。要由農村經濟控制佔領下的都市，以游擊戰發展經濟戰的效能，都必須以政治力量為中心，因為政治力量是加強農村經濟的力量，是發展游擊戰的力量。所以說，第二期抗戰，「政治重於軍事」，其意義即在此。因為把農村經濟脫離佔據下的都市經濟的支配，變而為封鎖佔據區的都市經濟的力量，固然使佔據區的都市孤立；而農村經濟也受到許多的困難和犧牲。要人民能忍受這種困難和犧牲，須以政治力量為之策動。同時要使淪陷區的人民，都能成爲一個游擊戰鬥員，奮勇的精神，堅強的信念，時出時沒，襲擊敵人，也是以政治力量為之策動。所以沒有政治力量，就失了經濟戰和游擊戰的主力。

在戰時的經濟是與軍事和政治構成三位一體的連繫着，軍事戰略可以發揮經濟戰略，政治力量可以加強經濟力量。所以淪陷區的經濟戰略的發展，是在軍事和政治的合力，以軍事力量破壞日本的經濟，以政治力量建設中國的經濟，纔能充分發展淪陷區的經濟戰略的任務。

這是說，要發展淪陷區的經濟戰略，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與軍事有密切的聯繫，即是把握了這個三位一體的聯繫，即是把握了淪陷區的經濟戰略的基本作用，明白了這種基本作用，纔能使經濟戰略運用自如。如單就經濟戰略來說，應注重以下幾種對策：

一、中國法幣統一，是使敵人破壞中國金融感覺最苦惱而莫可如何的一件事。它用盡全力要破壞中國法幣政策。在戰事未發動以前，已實行種種的陰謀；在戰事發動以後，更不遺餘力，設立偽準備銀行，發行偽鈔，在佔領區域強迫使用日本軍用票和紙幣，無非是吸收法幣，套換外匯基金，相達到破壞法幣的企圖。因此，有人主張收回淪陷區的流通法幣，代之以各省的省庫券，或國庫券，以免法幣為敵吸收。其實這只看到問題的一面。因為吸收法幣不僅僅是套換外匯基金，並且是要驅逐法幣在它的佔領地流通，如果法幣在淪陷區的數量減少，即是偽幣和日幣的流通數量增多，偽幣和日鈔的數量增多，即是它控制佔領地的經濟勢力加大。日本經濟學者常說（如木村增太郎）：「國民政府法幣政策是，把四萬五千萬人的財產結合在這個政策之下，與國民政府發生不可分離的關係。」事實也確實是如此。所以在淪陷區多一枚法幣，即多一塊國家的基石；如果在此時掉換一種新流通券，或省庫券，國庫券，不管準備金依然是法

幣勢必動搖人民對法幣原來的信仰，爲偽鈔和日鈔製造發展的機會。所以我們的金融機關，除了已佔領的都市外，不但不應撤退，並須嚴密建立下層金融網的機構，擴大金融機關的組織，放款，投資發券，儲蓄，始終要採取積極態度，強大在下層社會的金融勢力。

二、法幣既不能不在淪陷區域流通，然又要不爲吸收套換外匯，這不是法幣本身的力量能够解決這問題，貨幣戰爭就是商品戰爭，沒有商品的發展，就沒有貨幣的發展，也就不能堅強貨幣的信用。這就是說，在淪陷區無論法幣的信用如何堅固，數量如何增加，沒有與後方商品取得交換的連繫，做法幣流通的機構，法幣的本身不能單獨的發展起來，健全起來。所以政府應在淪陷區設立大規模收買貨物機關和人民生活必需品的販賣機關。收買貨物能將大量的法幣投於淪陷區，將後方製造的生活必需品販賣於人民，又能將法幣收回。如此貨物的交易，即是法幣的吞吐金融靈活，亦如往昔。且能使法幣在淪陷區流通不致落在日人手上。假若淪陷區與後方的交換關係，只有片面的交易，或根本斷絕，那便是給日鈔和日貨進攻的空隙，使法幣流通數量漸漸減少。

然而要達到後方與淪陷區的交通進行圓滑的目的：第一，必須改變原來貨物集散的市場；例如上海失陷即以香港爲對外貿易的市場；現在武漢和廣州失陷，應在陝西、鄂北邊境，選擇某一城市，造成三省交換的中心，以代替武漢；在粵北、湘南、贛西邊境，選擇某一城市爲交換的中心，以代替廣州，把社會舊有的交換經濟機構，重新改換，依然能貨暢其流，不致因大都市的失陷，切斷各省交通的機構；使佔據的「點」，根本失了經濟作用。第二，必須改換交通路線，以適應市場的變遷；貨物的運輸

不受日人軍事控制的影響，則日人佔據的「點」，根本不能阻害交通。由市場和交通的改變，法幣和貨物的流通，當然一樣的得到圓滑的發展，達到經濟戰略的目的。

三、在淪陷區金融網沒有散布的地方，流通的籌碼必然感着缺乏，或是由於貨幣死藏的數量增大，流通的數量減少，發生交易滯塞的現象，在這種狀態之下，地方政府應指導人民實行以物易物的辦法，或發行一種兌換券，只用於購貨，而不兌換法幣，一來可以救濟交易籌碼缺乏的困難，二來可以避免敵人破壞金融的毒計，三來並不妨礙法幣政策的推行，四來解決當地需供的交換便利。能提倡實行，使地方金融不致枯竭，社會整個的經濟得以靈活。

四、淪陷區的生產，必須盡量做到自給自足，發展各種合作社的組織，把許多單一的力量變做集團的力量，得到彼此互助的利益，同時提倡發達幾種日用必需品的手工業，如紡紗，織布，製紙，造糖，分別進行，縱然一時得不到後方生產品的供給，也不致感受日用品缺乏的恐慌，或與日貨侵入的空隙。原來必須輸出而現在不容易輸出的農產品，應限制生產，改種其他農業生產物，避免有生產品而無銷路，自受犧牲，或是日人在戰區所要吸收的原料品，亦得限制生產，以免爲日人掠奪，有利於人。這是保持淪陷區的生產重要法則，以鞏固原有的經濟基礎。

五、游擊戰不僅僅是破壞日人在佔領地的建設和交通，尤須在保護自己境內的安全，使游勇土匪絕跡，而能達到生產的目的，以發揮在淪陷區的經濟戰略的效力，如果境內的秩序，因爲游擊戰的發動，發生不良的影響，使社會生產事業不能照常進行，一面動搖了游擊戰

的經濟基礎，游擊戰是打不好的；一面影響淪陷區的經濟戰略，不能充分的實現，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所以游擊戰須與淪陷區的經濟戰略配合起來，以游擊戰爲發揮淪陷區的經濟戰略的力量，以發揮淪陷區的經濟戰略爲鞏固游擊戰的基礎，能做到這樣，纔能使經濟與軍事收到齊頭並進的效果。

要實現以上所說的方法，必須確立實施的機構，由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及其他有關各部，組織一戰區經濟指導處，決定各種方案，交由各戰區司令官指揮實行；並將各省建設廳及所屬各機關的公務人員，重新訓練，派往各地工作，作爲下級幹部，同時更得運用社會原有的經濟團體，如商會，工會，農會，同業會等，作爲工作發展的機構，使淪陷區的政治，軍事，經濟，發生相互效用，如是，則日人一時縱然在軍事上佔優勢，終必趨於覆滅。

## 軍事第一

## 勝利第一

十年後的歐洲怎樣？  
威爾斯給劃出了輪廓

# 十年後的歐洲

H.G. Wells 著  
張家鳳 譯

以後，英國就不再是一個海島了，我對於這件事的重要性，曾在每日郵報上發表了一篇預言，當時我問飛過英國海峽這件事的意義怎樣？同時解答：「這件事對於我們的意義，我以為最主要的，是世界不能等待英國人了。」

「這對於我們並不是第一個警告。我們已經領受了許多次警告，我們這鬆懈和遲鈍的民族，從未得到過這樣多的警告。但是這件事——這個外人發明，外人製造和外人駕駛的東西，像一隻鳥飛過一條小河一樣地飛過了英國海峽——使得大局充滿了戲劇性。就人類剛勇的品質一方面言，我們已經是落後了。英國的資產者沒有充分的企業，創造力和知識，來創造這件事業。我以為將來的人讀到這段歷史時，也不會有別的結論的。法國人和美國人對我們的飛機，可以嗤之以鼻，德國人在航海方面，比我們前進了十年。關於這，有兩個可能的原因：一，我們的民族根本不如他人；二，我們的訓練有錯誤，我們的空氣和環境，有些令人麻木。這是布萊里阿飛行成功的第一個最嚴重的暗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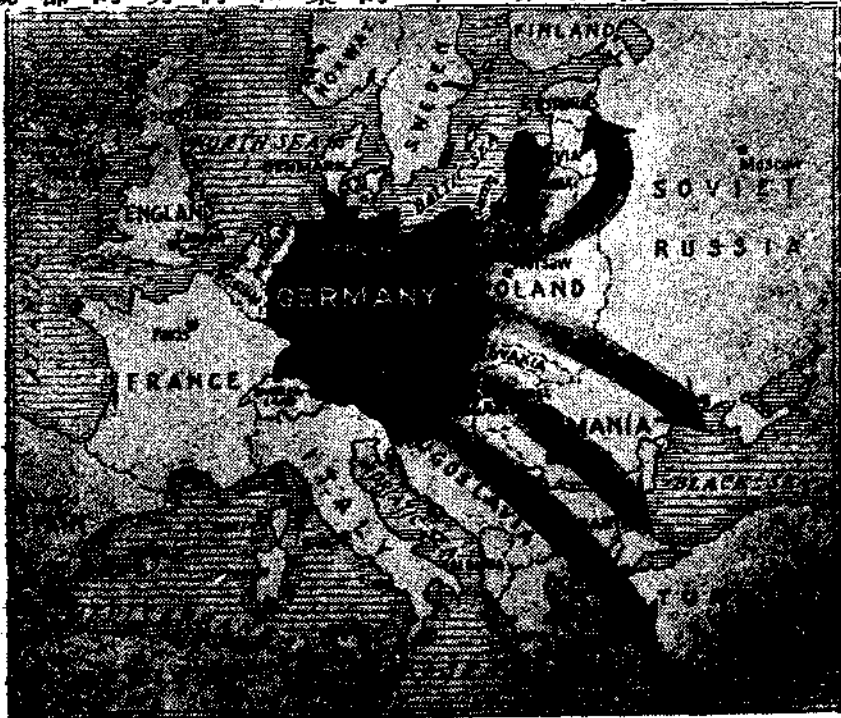
在一九〇九年，爲了對未來的恐懼，我對同胞說：「這些飛機是外國人苦心經營的第一個成果。外國人的教育比我們進步，尤其是中上階級。而一切發明和企業就是從中上階級產生的。我們因教育落後，以致發明和企業，都屬後了。他們培植的人才，都比我們的優秀，他們的科學比我們好，他們的訓練比我們妙，他們的想象力比我們的活潑，他們的頭腦比我們的積極，例如他們的小說，就不是軟性和呆板的。他們的未經檢查的劇本，都是描寫現實的。他們的學校富有生氣，而沒有紳士及競技的風尚，他們的家庭，藏有圖書，富有思想和談吐。我們

和刺激，因爲這緣故，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就成爲舉止懶，胸無遠志的子弟，而以玩玩高爾夫，講究穿着聞名於世了。而巴西人，法國人，美國人和德國人，却正在空中飛行。

「我們在航空術方面的極端落後，正是我們機械知識和發明落後的表徵。……」

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這是我對於那種普遍全國

十年後的歐洲地圖。



上下的停滯狀態，發出的強烈抗議。這是一個人苦悶的呼聲，而他在那時候却正是以「帝國」和他的人民自豪，並且是相信「天之驕子的英國人」能够而且應該在世界文明中，站在一個領導地位的。

現在，我們不必再咒罵下去了。在三十年以前所寫的東西，不幸現在都證實了。現在的局勢怎樣呢？英國海峽已經消失，而我國的統治階級正用極可怕的宣傳，使英國人民屈服於敵機轟炸的威脅之下。他們在全人類面前戰慄低首。以前英國的統治階級忽視飛機，而現在却害怕得發狂，並且把這種恐怖心裏，傳染給全體人民。吉卜林幸而早死，沒有看見這齣活劇。英國人除了害怕在我們這一類領袖的領導之下，上前線作戰外，最害怕的就是超過想像的散放毒氣的怪物了。

由目前的危機所暴露的我們的國防情況顯示出我們缺乏想像力，遠見，公共責任心和愛國自尊心。這使得我這樣一個本來懷疑統治階級能力的人，也大為駭異。我從沒有夢想到會如此糟糕。除了政治缺乏效率外，更壞的是濫用公帑——我猜想大概是用之於熊皮制服，加冕典禮和淺薄的機械化實驗上去了。這毀滅了一切承認英國政治制度十分健全的信心。

自從我一九〇九年大擊疾呼以來，英國的統治階級，既沒有學到什麼，也沒有忘掉什麼——除了幾個條約和諾言以外。在整個大戰的緊張時期，這些人把權力和國家的財富，都握在自己手中，而犧牲了國家的效率和萬千的生命。他們幾乎戰敗，我相信，要不是美國參戰，他們是要失敗的。當一九一六年我上英軍前線視察時，看見路上堆滿了好些餵給驚愕無用的馬隊吃的食料，這馬隊就是兩種糊塗人所派遣的。我把這件事實寫出

以後，檢查官權力壓制我。老實說一句話，他還想維持那些馬隊的威名呢。

大戰並沒有使英國平民對政府失去信任。「戰士是光榮的」，我們也大家都這麼說。但這些戰士却是——這句話不是我的，而是軍事專家湯遜大尉所著的一部書名——被獅子牽引着的獅子。老實說，現在的英國人民還是如此。他們是在歧途的教育，落後的知識，農業和工業的失調以及經濟組織單配的糾纏之中。他們絲毫沒有表示或主動的權力，我真不知他們將怎樣從現在的經濟之下自拔出來。

除非英國的社會組織發生大的變革，她在近幾年中，在歐洲政治上，勢必退居次要的地位。她將成爲一個只求暫時和平的國家，既不能更不願支持她的同盟者。她的政策搖擺不定，而最後終必作退讓。初說在一九四二年後，她的人口，定要減少，因之她將是世界上英語國家之一份子，而不是主要份子了。倫敦將要失去她的領導權。這些話在讀者和作者兩方面，都不是愉快的；但是除非我們能把我所開的良藥吞下，否則絕少恢復光榮的希望。

英國對希特勒的恫嚇——其實不過是恫嚇而已——低頭，是世界史上第一等的大事。最近的一「世界大決戰」，是不戰而決定的。可是牠的影響都似乎比一次長期而劇烈的大戰還要深。這是英國自覺而且自承無能而退出歐洲的政治舞台。一個慘淡經營的軍事地位，從此完全放棄而永無恢復之望。英國外交部在歐洲永遠不再是一個主動的份子，現在已沒有人信任她了。南非聯邦和愛爾蘭正公開地討論新的動向，澳洲聯邦也因為日本的恫嚇，而矚目於美國了。

假使說英國民族在人類事業上因互助與有一段合作的需要而重新調整他們之間的關係，那末美國當然是完成這種工作的重心。這種趨勢，自從二十世紀開始以來，就一天天地明顯，到現在一切偽裝都突然卸去，真相呈現於我們目前了。

在未來短時期內，德國對於張伯倫所許給的特權和勢力，還有些懷疑。她以爲這裏面一定有圈套。因爲這事情實在太圓滿了。然後她將逐漸從新的機會中，達到卓越的地位。我不能斷言德國的政治是否會永久握在希特勒三頭政治的手中。他們崇高的地位是穩固的。但很容易採取一種非常實際的方式。可是即使他們死後，被當作民族救主和烈士，也不會阻礙和減弱歐洲的德國化，依目前的情形看，反會加強而合理化——據我推測，是一定進行得很迅速很澈底的。

設使戈林、戈培爾和希特勒的驚人的好運道維持長久，得以繼續統治德國，他們便會因成功和經驗而與年俱增地聰明起來。如果他們脫離了歐洲實際的政治舞台，德國也依然會比他們方才上台的時候更統一更有自信更有智慧。他們已經做了不少廓清的工作。他們肅清了一大批中世紀的皇朝餘孽，如霍亨索倫、哈布斯堡之流，同時他們抓住了經濟和實業開發的大權，決不輕易放鬆。他們有極大限度的自由，得以操縱金錢和投機事業。我想是他們方面的壓力，使得以前像英國人一樣地驕矜自滿的許多德國人去努力用一下腦筋的。失去了的許多能幹的猶太人是否不可補償，却是一個疑問，很明顯的，只要邀請的命令一到，大部份猶太人隨時準備回國，和光榮的阿利安人同樣爲德國服務。從國家的效率上看來失去一些保守派的猶太人，並不

是什麼重大的損失。書籍的燒燬，是排斥國際間智識交換的一種象徵；但是要變化這種文化的孤立政策，使德國變成爲文化的媒介，首先推廣到東歐，再到遠東，然後普及於全世界現在也仍未爲晚。那是很容易做到的。

德國人現在正在一個偉大的機會的頂點。他們將怎樣利用這個機會，去看個人的機遇——這三巨頭的命運、健康和心理狀態——那是沒有一個預言家能夠預言的。德國的向外發展有兩條路可走，或用殘忍而強烈的侵略方式，如果這三巨頭繼續當權的話，或用精明而持久的宣傳方式在統一的世界裏給他們建立精神的和物質的優勢。

不僅僅是英國一國從歐洲退出而已，就是蘇俄由於共產黨人內部的糾紛，在歐洲大陸的政治舞台上也失去了舉足輕重的要位。托羅茨基和斯太林的明爭暗鬥，對於蘇俄的將來，正像張伯倫之流的淺見對於英國的將來一樣，爲害極大。以前有一個時期，俄國的語言，在歐洲東南部從布拉格以迄於索斐亞有假成爲文化的媒介之勢。蘇俄政府的排斥異己——相較之下，納粹的德國人都顯得大量了——使俄國的文學失去了一般的通性，俄國的語言失去了世界的重要性。俄國話現在只是一種共產黨人用以堅定共產黨人的信仰的語言。從此以後，蘇俄對於有理性的德國的擴張，就沒有精神的防禦之具了。

看到這樣的文化順流和逆流，又當舊時的「均勢」業已消失的現在，試來描繪一張小地圖，是極有趣味的事。在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年間，許多人常常喜歡重繪歐洲的地圖。過了那個時期，這一套玩意兒就過時了，但是現在，可又時髦了起來。第三帝國邊疆以外許多說

德國話的人民是否願意接受納粹的統治很可疑。他們願意置身事外。他們一定知道——現在比以前更甚——積極擴展之中的納粹德國，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他們或者會想——特別是年輕的人——如果德國馬上會使歐洲「德國化」的話，暫時對卍字旗和漫無拘束的暴力奴顏婢膝一下子，也是值得忍受的。希特勒和戈林，只能在一個夜間逞威一時，以馬上治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明天早晨快樂就會到臨。

那種思想不僅是在德國以外說德國話的人方面會增加它的吸引力，就是在用語介於英語和德語之間的準「諾狄人」的國家也是如此。再講瑞士。瑞士是否像十多年前一樣地安全和永存？瑞士在我們看來，似乎是恒久不變的，但是事實上，她有一百多年沒有和外界接觸。還有波羅的海沿岸的許多國家，他們知識階級的用語老是徘徊於德語與俄語之間現在怎樣阻止德國化的潮流向東方推進呢？

德國有一點是完全模仿英國統治印度的，那就是製造保護國。很顯然的，首當其衝的是捷克的剩餘的土地。她的政治和經濟獨立將被完全剝奪；也許要用某種名義遣派一個德國「駐外使節」到布拉格去主宰一切，在內政方面她將完全變成準獨立的了。她將成爲德國向羅馬尼亞東進的一條商業大道。這保護國的制度對於無敵的德國一定顯得是一個有利的方法，因之以後勢必加速擴展無疑。一九四九年的歐洲地圖，將不僅畫出蘆着普魯士的深藍色的一個比現在更大的第三帝國，而且也有一羣淺藍色的德國的保護國呢。這更大的第三國說不定還要擴張到小亞細亞方面去。

我認爲法國的疆界到一九四九年不會變更多少。

法國跟在張伯倫的後面似乎已向法西斯的專制政治走去；西班牙在她的令人戰慄的壯麗的，英勇的複雜的和愛國的爭鬥之後，將來暫時會變成「袋鼠獨裁」的。這兩個國家對於德國所抱的態度，會像從前羅馬共和國的同盟國對於羅馬所抱的態度一樣。現在不能轉向英國求助了，他們的一般人民得向德國貢獻一些禮物，他們的統治階級也可分潤一些好處。德國對於他們的官吏，出版物，新聞紙，歷史家，漫畫家等等，都有干涉和檢查的權力。意大利帶着專制主義所引起的頭痛病，她會攫取巴利阿里羣島。事前也許早已把特提提諾讓給新興的強國了。

我猜不出，在一九四九年的地圖上，直布羅陀，馬爾太和塞浦路斯會不會仍有英國的一抹紅色。歐戰以來任何人都知道，直布羅陀可以隨時從西班牙大陸上被人擊得粉碎。我不知道，馬爾太和塞浦路斯對於畏縮不前的帝國會有什麼好處。但是我也不知道，新興的世界空軍強國爲什麼要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來奪取我們這些過去光榮的無用之長物。

我這樣帶着苦楚的遺憾，把十年後的歐洲地圖畫了出來。但是我們沒有理由可以假定，在一個偶然過路的人看來，惠斯敏士政府官署和倫敦西區，在一九四四年會和現在有什麼不同。那時候，仍舊有同樣的社會上的交往，同樣的像在做重要事業似的氣派，同樣的對於個人事業和無聊政治的高度的興趣。

我預料張伯倫的漁夫裝束的銅像，會在豎立紀念碑的地方豎立起來，我想倫敦再也不會紀念休戰紀念日了。



西班牙戰事雖成了尾聲  
但還是歐洲未了的問題

# 西班牙問題在法國

巴黎通訊

宛爾士

大不列顛和法國現在處於進退維谷的境遇中。有些人祝賀前途順利，有些人準備任何犧牲。在法國代議院的應接室裏，宣傳人員盡可能地宣傳着樂觀主義：「西班牙人一見意大利人便怒從心起……只要佛朗哥打了勝仗，意大利人一定會被驅逐出境的……西班牙和意大利人在塔拉哥納的許多次激戰……西班牙婦人用堅壁清野的政策對付意大利人，把所有的鍋子盆子都搬空……按實說，西班牙沒有什麼意大利兵，只七萬光景。」（日報）（Le Jour）今天早上這麼說。「晨報」（Le matin）也這麼說……你們的張伯倫並不



是一個白癡……潘拿羅亞、盧丁托……和佛朗哥簽訂的條約已經在他口袋裏了……建設公債——倫敦……

墨索里尼也須要一些……只要西班牙戰事一旦結束，法國不會再受唾罵了。他將拍我們馬屁。意大利人害怕德國，那殺人放火的傢伙，那殺人放火的傢伙……沙赫特博士——好，非常之好。德國的物價高漲，這一定會使德國人喪魂失魄，急得什麼似的。十萬萬馬克買一根牙籤，他們決不能在這種情形之下打仗……一切都好，一切都好……狂惡隆拿的消息不好，很不好。多麼崇高

的英雄呵！事情也許會有轉機的。』  
有好幾天，法國是真正擔起心事了。張伯倫剛從羅馬回來，除了墨索里尼反覆說了多次，答應佛朗哥打了勝仗，他的軍隊便從西班牙撤退這一點之外，他什麼話也沒有好說的。這種允諾由英國方面向達拉第竭誠申述，張伯倫原是非常信任墨索里尼的——雖然墨索里尼已經簽訂了不干涉協定，答應了把他的軍隊從西班牙撤退，以及申述了其他千千萬萬破了約的諾言。現

在他又斬鋼截鐵地說道：「我簽訂了不干涉協定，可是我的軍隊在西班牙，他們就得留在那邊，留到最後勝利之日，而法國人如果胆敢破壞不干涉協定，那真是蒼天有眼了。」張伯倫自然是同意的，他寫信告訴阿爾基說我們應該嚴守不干涉信條，否則即有擴大爭端的危險，現在沒有在議會中討論這件事的必要云云。

一星期之前，許多法國人都惴惴不安了，內中包括有達拉第，他剛從突尼斯、阿爾及亞一帶視察歸來，證明意大利之主張據突尼斯和喀西卡為己有，全屬強辭奪理，沒有一個喀西卡人或突尼斯人，情願入意大利籍的。就是居住在突尼斯的意大利人，也都亟亟乎要做法國的公民——總共九萬五千意大利人，上兩星期中，至少就有三萬五千人改了籍。法國的屬地，沒有一寸的地方，有動搖的險象。大家都很高興，就是佛蘭亭（法國的法西斯主義者），恐怕也很高興吧，他在一年前不是主張說：法國應該做一個「帝國強權」，而不是「歐洲強權」的嗎？

前次，張伯倫從羅馬回去之後，達拉第以主席的資格，召集了急進黨的一次小會議。代表們血氣膨脹，都為西班牙問題焦急着。議員倍督特兩月之前在馬賽的大會上，堅持「波蘭聯盟」以及蘇維埃契約的修訂，似乎也覺得法國主要的應該成爲一個「帝國強權」，這同一個人，現在却宣稱，如果意大利人仍舊留在巴利阿利羣島，這帝國便岌岌乎可危。本屆會議的全體出席人聞風起舞，一致報以采聲。我們差不多快想像他們會像一九三六年共產黨那樣地喊出：「送飛機給西班牙」（Des avions pour l'Espagne）他們並沒有走得這麼遠。他們是始終如一的不干涉主義者，可是現在，他



們變得驚慌而憤怒了。當天隨着時光的逝去這種情緒依然發展着。有些人噓了龐萊的名字，結果一致採納了一種決議案，就中主要的是說：『雖然由于干涉委員會規定了許多條款，而意大利仍沒有像牠自己答應的那樣，停止供給佛朗哥將軍以軍需品和兵士。意大利一旦在西班牙在巴利阿里羣島，在西屬摩洛哥站穩了腳，牠將成爲足以妨礙法國的地中海航路的一個嚴重的威脅。因此，急進黨的委員會要求，政府以最大的警備來查看這局勢。』

誠然，議決案和培督特的演講都是經過達拉第完全認可的。前一日，他接見了勃魯姆，關於西班牙問題有所磋商。勃魯姆似乎得到這樣一種印象，覺得達拉第是不肯讓西班牙的事件「自由發展下去」。至少是願意「解放」國境線的控制的。可是這裏就碰着了麻煩的張伯倫問題；如果張伯倫希望佛朗哥快點打勝，西班牙戰事快點結束，那麼，法國的援助西班牙政府，就會觸着了大不列顛的國策。那時候，墨索里尼就可以心滿意足地說，他在英法二國之間劃了一條鴻溝了。職是之由，一方面對於西班牙政府抱着同情，甚至願意幫他們一點忙，也許還有點擔心着「帝國」航路，達拉第却決不定他應該從何處着手；在急進黨的會議上，他是避免談到西班牙的。

然而龐萊在這一點上是胸有成竹的。他星期二在日內瓦見了哈立法克斯，談了許多關於訪問羅馬的話。哈立法克斯並不滿意這次的訪問。可是龐萊覺得牠不壞，他由衷地採納了張伯倫的觀點。不特此也，他還游說了內閣去採納牠。當然，反對之聲聽見了，疑懼之情看見了，但大體說來，龐萊的觀點佔了優勢。根據「日報」的記載，只有在一個具體的論點上，他沒有能夠說服內閣

去順從他的意見。那便是他提出的立刻委派一個外交長使到不耳各斯（叛軍的巢穴）去的建議。

御用新聞所堅持的論據，就像我前面引用過的代議院應接室樣一輩宣傳家的口頭禪一樣。還有一個論據是說，法國沒有多餘的軍火或飛機可以浪費；如果一開始送軍火到西班牙去，意大利又送了三倍以上的東西去，那就沒個完了。最後，不弄到歐戰爆發不止。張伯倫這麼說，何虛（Enile Roche）在慕尼黑擁護派的報紙「共和國」（Republique）上，試著要證明，墨索里尼之出於西班牙一戰，完全爲的是經濟困難。西班牙不過是金融談判的代用幣而已。他將留在西班牙直等到從倫敦方面得到足夠的錢財爲止。同時也可以支持國內的現狀。根據同一個作者的意見，意大利的反猶太法律也完全由於經濟困難。這麼一說，一切都有辦法了。

說龐萊是言行一致的人，那真是不偏不倚的公允之論。我們記得，去年四五月間，法國答應送大批軍火到塞隆拿，去結果，西班牙政府得以完全阻遏阿拉公戰線的進攻。張伯倫聞報之下，是多麼失望呵。三月二十日，泰晤士報的外交通訊員寫了一篇頗多啓發的文章，他談到由於共和主義者的沒有潰敗而引起了大不列顛政府的「不景氣」和「不安頓」。英意協定也差不多宣告流產了。幾星期之後，張伯倫「暗示」要法國人封閉「國境線」。——這在六月十三日，他們如命遵行了。龐萊自從十個月之前做了外交部長以來，他就一直努力着要和意大利締結協定。他和張伯倫一樣，也覺得西班牙是法意協約的一個大障礙。去年五月，墨索里尼在熱那亞說過，法國和意大利如其仍在「西班牙戰壘的雙方」搏鬥着，他決不肯和法國締結什麼協定。六月十三日起，法國就沒有再「搏鬥」下去了。可是如意大利仍舊「唾罵法國」的話，那是因爲法國仍有突然決定援助西班牙政府之可能的緣故。「唾罵」便是警告。

五月廿一日捷克斯變的前幾日，龐萊憂時感世，備

備不安，覺得無論如何總得促成意大利的中立。因爲有因捷克斯洛伐克而引起戰爭的危險的緣故——要防患於未然，很明白的，就得停止在「戰壘的雙方」的搏鬥，換句話說，就得封閉法國的「國境線」。達拉第那時不贊成他的意見，可是不到一月之後，由於倫敦方面的一「示意」，「國境線」畢竟封閉了起來。龐萊不管一切的「唾罵」，仍不放棄他們信念，他堅信意大利是可以拉攏的——至少在或種限度以內——只要不牽涉到西班牙的問題。根據昨天的「時報」（Le Temps）對於懷疑意大利會不守信約不從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羣島撤兵的異議，有這樣的答覆：如果意大利當真不撤兵，法國就要佔領米諾卡和西屬摩洛哥了。這麼一來，「帝國」的航路就可以安全了。可是到了那步田地，法國真會有胆量做去嗎？

對於在土羅斯以及其他鄰近「隱藏奸險的第三國境線」的許多法國城市所感到的墨慮不安，在急進黨的來自土羅斯的電訊上，時常表現着的那種墨慮不安，回答是叫他們不必管慮了，而且把佛朗哥邀請人家「去參觀靠近「法國國境線的德國飛機場」一事，特別在報紙上鋪張揚厲。德國在西班牙的分離的但却重要的地位，完全被看落了。

現在已經到了這麼一步田地，我們只能希望張伯倫和龐萊的估計是正確的。「西班牙給西班牙人」終於成爲事實。意大利解鬆牠和柏林的聯繫，安安穩穩的從倫敦借到一筆款子，從法國得到若干「非領土的」讓步，而德國人孤掌難鳴，也便不得不從西班牙撤退回去。

無論如何，報紙一直是用這種麻醉藥在撫慰着法國人民的神經的。我一個年老的司閩人却並有受到這種感染——「這回我們又要上當了」（『Nous serons encore baises cette fois』）他愁眉不展地說。可是一般說來，這種麻醉藥並不是沒有效驗的。

（流火譯自The Nation）

# 文化與戰爭

郭沫若

## 週一 轉播

「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唯一 允教厥中」

在全世界的秩序爲少數暴戾恣睢者所擾亂破壞了的目前，令我時常回味的，是所謂「十六字之薪傳」的幾句古話。這幾句話，在年青的朋友們看來，或許會嫌其過於古香古色了吧，我們不妨把那「人心」和「道心」的兩個名詞翻譯成現存哲學家的用語，便是羅素所說的「佔有慾望」與「創造慾望」。這樣對照着或許更能使我們容易了解吧。

文化究竟是什麼？這不用說是涵養着人類的創造慾望所產生的各種成品之在空間及時間上的總和，但更鞭辟近裏的說，倒寧是表示着對於佔有慾望的克制與對於創造慾望的培養廓充的那種精神活動的總動向。文化本身是有戰鬥性的，是有進步性的，它是對於自然界的各種粗暴力量的戰鬥，對於人類本身的先天獸性的戰鬥，這些戰鬥永不間斷，在時間的進行中，人類便遂成其文化的高度發展，文化亦隨時代而更易其內含，有前一期可認爲文化的之現象，到後一期已被淘汰進非文化的之畛域。戰爭與文化的關係，我們便可以由此而決定了。戰爭至少須得有兩種類型，更是侵略性的

戰爭和反侵略性的戰爭。侵略性的戰爭，明白地是佔有慾望過剩的結果，這和文化是對譽的存在。它要破壞文明，毀滅文化。我們在世界歷史上有不少的先例，和這相反，假如戰爭是反侵略性的義戰，那情形又當兩樣。這種義戰正合乎文化的戰鬥性與積極性，它是對於佔有慾望的克制，對於創造慾望的激揚，假使是戰勝了侵略者，則既成文化即使可因戰事關係而遭受損失，但由於代謝機體的促進，新興文化更應運而生，可使一切的損失得到高價的補償，這與並可以施及侵略者的民族。

我們的長遠的歷史昭示我們，我們中國人素來是以創造慾望爲領導精神的民族，我們能創造有特徵的文化，我們能尊重文化，我們並能以我們的文化成品毫無吝惜地施惠於鄰人。我們的民族發展史便是一部文化發展史，我們不會發動過爲滿足自己的佔有慾望的對於異民族的侵略戰爭。凡是民族間的戰爭，我們總是處在被動的地位，在我們總是受了鄰人的迫害而被發動的反侵略戰。我們中華民族始終是富於反侵略性的民族，因此我們的中國文化也就不斷地成就其高度的發展與傳統，像我們的這樣綿連的不斷的文化傳統在世界上是罕見的一例。日本民族和我們恰是兩樣。它受了歐洲文化的洗禮僅僅六七十年，在六七十年前完全是受着我們中國文化的支配，這文化內兩重生眼顯明

地表示在日本人的服裝上出外着西裝在家則着和服——其實就是我們中國的古服，大約就由於這種事實所養成的一種相當特異的民族性吧，他們是善於接受而缺乏創造性的，而尤其令人蹙額的，是他們的野性難馴，歷代的執拗和其性質的殘暴便已充分地表示着了。這佔有慾望的過剩，更匯集成了目前的大規模的侵略戰爭。

爲要實行侵略戰爭，爲要使侵略戰爭得到理論上的奧援，日本法西斯軍部和其爪牙們是曾經把他們的社會觀感從根本上矯揉了好幾遍，「力」即正義，強權即公理，白晝聚衆行兇在首相官邸槍殺一國白頭首相的暴徒們是「國士」。日本的社會秩序早就爲這些文化劊子手們所毀壞無遺了。他們在思想方面，開始是仇視馬克思主義，繼而是仇視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者的老名教授河上肇自由主義者的老教授美濃部都先後受了他們的控制，毀滅了他們的一切著作，限制了他們的一切的公權，更幾乎剝奪了他們的生命。日本的大學，所謂「最高學府」，素來是以「自治爲號召的，標榜着「學術研究的自由」。自從十二三年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受了禁制以來，各個大學裏都設有思想監督，叫着「學監」，刑士憲兵可以出入教室任意捕人，所謂「大學自治」和「研究自由」早已是成爲了「告朔之餼羊」了。迺遷至於最近的「大學事件」，可以說連這餼羊也都撤消了。日本法西斯軍部的文化自殺還有更進一步的毒辣的手段，便是閹化學者和文化人的精神。他們用種種的方法來誘導或脅迫進步的學者和文化人「轉向」，便是投降。前幾年會盛極一時的馬克思主義者早已是被脅迫着被誘導着轉換了

方向，近幾年來的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也膺受了同樣的運命。老牌作家的佐藤春夫，曾以介紹魯迅作品而爲我國一部分文人所謳歌景仰的，早已就是日本軍部們的應屍蟲，新進作家的石川達三，曾著「未死的兵」暴露了日本在我國姦淫擄掠焚燒殘殺的暴行，因而受了六個月的監禁的；去年武漢會戰時竟被選爲了從軍記者之一，一變而爲軍閥的代言人，侵略戰的喇叭手了。就這樣，敵國軍部以強的手段，污辱學者和作家們的良心，這對於文化上所加的破壞是遠甚於焚書仇儒。

二十個月的戰事的影響，使日本的政治經濟瀕於危機，更使它的思想文化淪於破產的境地，這是侵略戰爭所必然招致的結果。我們把眼光掉過來，反觀我們自己，便可以知道同一的戰爭對於我們所生的影響是完全兩樣。我們在物質上自然是遭了很大的損失的，各種文化成品也多爲人所蹂躪，但我們創造物質和文化的精神力是受了無上的鼓舞。先以我們的產業建設個例吧：我們是脫離了買辦經濟的羈絆，而逐步堅實地在開拓着國家生產的基礎了。我最近曾經回到大渡河畔的我的故鄉去來，那兒曾經受過科學的調查，據說水力爲世界罕有，鐵礦到處皆是，最近已在準備開發和利用了。民族復興的機運，隨着戰事的進展，逐漸地在磅刺，尤其顯著的該是文化方面的活動吧。反侵略性的戰鬥和文化的本質合拍，民族道德在戰爭中亢揚了起來，獲得了空前的高度的發展，士氣的英勇，民氣的堅毅，早成爲了世界的驚異，而且愈戰愈強，愈戰愈團結，這和敵人之日見萎靡渙散，是恰成對比的。文化工作者，尤其文藝工作者們，在「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號召之下，誠實地集中了起來，把向來與社會離遊的生活，玄虛的思索，

高蹈的表現，完全改變了，並且化除了向來的門戶之見，而正確地，集體地，踏上了新現實主義的路，創作慾的亢揚，創作形式的多樣，創作機能的敏捷化，爲自有新文藝運動以來所未有的。偉大成品的出現在目前雖然還不是可以期待的時候，但由這新現實主義的廣大，原野裏必然有拔地參天的木產生，是可以斷言的。

我們的抗戰將要促成我們民族的復興，然而也要促成日本民族的解放。日本民族的解放，是祇有反戰的一途，近來這種行動的醞釀，有如活火山一樣，漸有由間歇性的小爆發馴致爲震天撼地的大爆發的形勢了，例如去年上半年，工人因反戰而發生的罷工有六百餘件，參加人數達三萬五千餘人；農民爲反對出征而發生的騷動有三千餘件，參加人數達十餘萬人。此外至去年底爲止，因反戰而被捕的智識分子有一萬三千人左右，前線的士兵們也由個人的厭戰自殺轉變而爲集體的反戰運動，上月江陰敵兵五百名的譁變，廣州敵韓台籍士兵六千人的大舉暴動等，便是最顯著的近例。

二十個月的英勇抗戰，已經把日本軍部，錯誤地領導了日本民族的文化劊子手，逼得來不得不實施總動員法的第十一條了。這是逼着他們走上了節制資本的路。但他們的節制資本是爲的支持侵略戰爭，這將更迅速地領導日本民族的毀滅，這方向是應該急於轉換過來的。已經在着手節制資本，只消把目標轉移救濟民主方面去，日本民族便可以得救。侵略戰爭的教訓已經很透澈了，是日本民族的覺醒，日本的反戰勇士輩出的時期，我在本民族復興的旭光之中，誠懇地期待日本民族由黑暗勢力之下解放。（三月十六日夜）

## 現代報紙的危機

雨君

## 新聞學講話之一

現代報業發展的神速，實在太驚人了一方面是由

於教育的普及。文化水準一般的提高，對於報紙的需要增加，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把「看報」當作他日常生活最重要的一課；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把報紙視為精神上唯一的食糧，一天沒有報，就會感到「精神食糧」缺乏的恐慌；這一點反映在現代報業上，就是報紙銷路的激增。從前的報紙日銷最多的也不過一二千份，而現在日銷幾百萬份的報紙，也視為普通的報紙，不足為奇。他一方面由於現代機械文明的發達，不但使報紙的大量生產成為可能，而且使報業的本身得以長足的進步。例如消息傳遞的迅速，報紙形式的美觀動人，以內容的充實，更加引起讀者的興趣，而成為推行社會教育最好的工具。所以現代報業的特色，在報紙的本身，則有「大量生產」「消息靈通」「形式美」「內容充實」的四個特色；而在報業的經營方面，則採用科學的管理方法，完全資本主義化，像普通的企業一樣，Single Enterprise, Corporation, Combination 也已奏過了三部曲，而完全托拉斯化了，尤其是英美的報業，被操縱在幾個報業鉅子的手裏，組織所謂「報團」，盡其操縱報業的能事。

但是隨着現代報業的發展，也潛生了種種的危機。這是現代文明的一大矛盾，同時也是現代文明的危機。

## 二

美國有一位名記者李步曼 (Walker Lippmann) 看了法西斯蒂統治之下的德義報紙，便發表了一句含義極深的话：『民主政治的危機，就是現代報業的危機。』這就是說，在民主政治的氛圍裏，報業才有發達的可能；如在獨裁國家，報業祇有退步。例如法西斯蒂統治之下的義大利報業，本來米蘭 (Milan) 之 Corriere della Sera 是世界上大報之一，但自做了墨索里尼的喉舌之後，銷路便一落千丈；在國社黨執政後的德國報業，也是如此，著名的報紙如沃賽西新聞 (Vossische Zeitung) 和德國每日新聞 (Deutsche Tageszeitung) 固已迫於環境相繼停刊，就是其他報紙的銷路，也慘落甚大。例如烏爾斯斯坦因 (Ulsteins) 的晨報 (Morgenpost) 從前銷路最佳的時候，曾達日銷百萬份的記錄，但現在祇有三十四萬餘份了。在義大利未參加『法西斯蒂新聞記者聯合會』的人，不得做新聞記者；同樣在德國『德國報業聯合會』會員，是新聞記者的必要條件。換句話說，在德義非法法西斯蒂的份子，不能做新聞記者，美國名記者西爾治 (George Seldes)

一直駐在歐洲做通訊員，他曾到義大利去參觀報業，他的報告是：『現時義大利不許有一個非法法西斯蒂的報紙存在；沒有一個人能够在報上宣傳反法西斯的主張，或鼓吹民主政治及自由主義的思想。同時法西斯蒂每年還要五百萬里爾去收買報紙。法西斯蒂嚴格統制了本國的報紙之後，便更進一步，用法律的規定來限制非法法西斯蒂黨員不得為新聞記者。』

現在法西斯蒂的怒潮，泛濫了全世界除了德義之外，在遠東的日本，歐陸的波蘭匈牙利等等，相繼實行獨裁政治。不許報紙享有言論的自由。所以獨裁政治的風起雲湧，是現代報業當前唯一的危機。因為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下的唯一特色，而言論自由又是報業發達的必要條件，是以在獨裁政治下，報紙不過是政府宣傳的工具，而祇有日趨於衰落了。

## 三

美國新聞學家芮右 (Thayer) 說：『人們從事於新聞事業，為的是營利。』 (Newspaper Management) 所以商辦的報紙，無不以營利為目的，甚至為了經濟或營業關係，在言論和新聞的刊載上，不惜放棄其從前所採取的公正立場，而予社會以不良的影響；例如接受政黨的津貼，不惜做他宣傳的工具；或者得了資本家的賄賂，不顧報格的可貴，竟為資本家的喉舌。同時一個沒有政治背景的報紙，其主要的收入，完全靠廣告和報費。要想增加報館的收入，祇有設法增加每天的報紙銷路，因此在新聞上和言論上就不得不顧到社會心理而迎合一般的低級趣味；所謂「黃色新聞」 (Yellow Journalism) 也就應運而產生，尤其在美國的報業，

刊登黃色新聞幾為各報的特色。赫斯特系 (Hearst) 的報紙，共有九個晨報，十五個晚報，十四種星期特刊，十一種雜誌。他經營報業成功的秘訣，就是充分利用他的金元的力量，認清了美國的社會心理，乃以「性感主義 (Sensationalism) 為編輯方針，造成了黃色新聞的權威。遇到桃色案子，必加以詳盡的記載，而刊在最重要的地位；比「國家大事」更加重視。不但美國的報業如此，而且各國也已有共同的傾向。例如英國的報紙，本來是世界上最純潔最富於責任心的，譬如泰晤士報 (The Times) 曼徹斯特導報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每日電聞報 (The Daily Telegraph) 都是很好的報紙 (Quality Press) 可是自英國報業鉅子皮浮勃洛克 (Beaverbrook) 羅森皮亞 (Rothermere) 輩創辦每日郵報 (Daily Mail) 每日快報 (Daily Express) 仿行美報盡量刊登黃色新聞之後，於是美國的「性感主義」也就侵入英國的報界了。就是落後的我國報業，自時報「美國化」之後，銷路激增，也為各報所重視了。這種黃色新聞的刊登，雖然也可以「有聞必錄」或「報導至上主義」，『撰破現社會的真面目，』等等來辯護，但是這種新聞刊登之後，社會必蒙其不利的影響，無異予讀者以不良的暗示。

現代報業最主要的收入，是每天的廣告費，因此報館當局為了經濟或營業，對於廣告的顧客，必予種種的優待。不論其內容性質如何，祇要他能拿出廣告費來，必代其刊載，因此一般投機的商人，均靠廣告的傳播，從中漁利最普遍的是各種藥品。現在各報所刊的廣告，也以藥品廣告居其半，有時藥品商人異想天開，以廣告的地位，以專刊的形式登載，例如為「希米脫氏固精片」

「生殖素」刊登廣告，特別約定了幾個醫師，以「現代醫學週刊」的名稱發表，內容是「如欲增進夫婦愛情，請服希米脫氏固精片」，「如欲求乳峯聳起，造成女性健美，則請用女用生殖素。」這些內容幾乎不可開關一言以蔽之，在欺騙社會，以達到營利的目的。社會上受到這種廣告不利影響之大，是想像可知的，報紙上完全充塞了這些廣告，又將如何維持其高尚的品格，而實現其負文化的使命呢？最奇怪的是美國新聞，為了廣告的收入，竟失去了言論的自由。美國藥品協會會長柯內 (J. Cheney) 報告他如何利用廣告去操縱報紙的言論。他說：「我有一個方法，就是和一萬五千家報紙雜誌簽訂合同，規定「雙方同意，如果本州政府或聯邦政府通過法律干涉或限制售賣本公司的藥品時，本合同即認為無效。」後來政府要通過法律來干涉我的藥品，我立即通知各報，請其注意合同即將失效，隔一天各報都發表反對此項法律的評論，結果我成功了。」由此可知，現在已有不知多少的不正當的事業，正利用報紙的刊登廣告，作種種流毒社會的活動，報紙的本身，本是純潔的，宣揚文化的工具，可是現在為劣商利用，為其實利的工具了。這不能不說是現代報業的一大危機。

最近十年來「連環報團」 (Chain Newspapers) 的發達，雖是現代報業發達到登峯造極的表現，但是現代報業的危機，也不得不說已潛伏在「連環報團」的發達裏。英國的報紙完全操縱在羅森皮亞 (Rothermere) 柏萊 (Berry) 皮浮勃洛克 (Beaverbrook) 三人之手。美國的報業，則完全受赫斯特系 (Hearst) 奧斯克立浦斯——荷華特系 (Scripps-Howard) 的支配。我們姑以赫斯特系的報紙為例證。他有九

個日報，十五個晚報，十四個星期專刊，十一種雜誌，他的勢力占據了美國十七個大都市，就是在加拿大墨西哥，他也有很大的勢力。據一九三三的調查，美國報紙的總數約二千種，每天總銷份數平均約為八千三百餘萬份，晨報有三百八十五種，日銷二千一百四十三萬份；晚報有一千五百四十四種，日銷三千三百十五萬份；星期特刊有五百零五種，日銷二千八百九十萬份。而赫斯特系的報紙，却佔百分之十強。在現代機械文明之下，赫斯特要發表一種意見，就可以在他五十種報章雜誌上同日發表。對於輿論界的影響之大，實在可想而知。本來報紙評論的功能，僅在引導輿論，走入正軌，現在被操縱在少數資本家的手裏，刊載千篇一律的評論，如何能儘量發揮報紙引導輿論的功能呢？不僅如此，而且言論自由也變成了「徒托空言」了。所以現代報業的托拉斯化，也就是現代報業的一大危機。

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



# 幕內的洲亞

譯林 白 著 Gohn Gunther 塞根·翰約

## 菲列賓之父——奎宋

我對於黨的忠心結束之處，也便是我對於國家的忠心開始之點。

——馬奴爾·奎宋

### 三

奎宋現年六十歲。看來並不像他依然生活得很艱苦，成天不停地工作着。通常總在破曉時起身，喜歡以豐盛的早餐自娛。作為羣島行政官吏的頭兒，他必須措置多樣的行政方面的議案；無論什麼重要的事情，他的一句話總是舉足重輕的。他讀報紙讀得很細心，美國有一家報紙剪裁局每禮拜要航空寄給他一大包的新聞。他在馬刺鑿桶二樓，一間舒服的通風的用籐黃和橘黃顏色裝潢潤色的房間裏，招待客人。他有一隻天鵝絨的旋轉椅，攝影師就在他們談話的時節拍取照片。第二天，攝影師就把照片賣給那些客人。

一星期中有兩三次，總統會出其不意地去檢閱一下馬尼刺的各機關。不通知，也沒有儀式，他驀地巡視了警察局、烟草公司、監獄或政府的某部；如果一切弄得不好，他便氣得三尸神暴躁。他喜歡傾聽人家訴苦。有時候，他和工作人員們在外面的園場里吃飯。

他喜歡穿好的衣服；他的襯衫之光華燦爛和多樣性，是著名的。他給自己發明了一種和褐色的騎馬褲相配稱的半制服，一種柔軟的白襯衫，一種高領子的軍服。可是他偶而也隨便穿着一件領子上開口的運動衫，去接見客人。在家的時候，他慣穿塔加洛格的土服，他認為

這是非常舒適的服裝。

假使他失了業，保證可以靠打紙牌過活。他無可諱言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撲克牌玩手之一。最近他又玩起「橋」（譯註一）來了，比撲克更愛玩。近來休息散心的時間，大都是消磨在他那隻游艇卡西喇娜上面的，公餘之暇，駕一葉之扁舟，徜徉於綠波之上，飲於是，食於是。傳稱，他是用十萬配索（約等於美金五萬）的拍賣價格，從煤油大王杜海茵（E. J. Doherty）那裏買來的。他憑著實用主義的態度，讀了好多書，尤其是當他早上醒來，須要定一定神的時候；可是他是一個不耐煩的讀者，向來沒有讀完過讀開了頭的书。他稍為玩一點高爾夫球，有時就在馬刺鑿桶官裏練習用球棒打球。他喜歡騎馬，而且是一個技術還算好的騎手。

官裏有一個酒排，他說他從來沒有拒絕過一杯酒，但事實上，他寧可說是喝得很少的。在我曾躬逢其盛的一次馬刺鑿桶的議會上，一點酒精也沒有預備。總統喜歡說關於酒精的笑話，正像他喜歡說關於女人的笑話一樣。舊的照片上印着，他戴攔得牙床骨發痛的硬領，留一批兩角翹起的小鬍子；他說他刺掉了牠們，因為牠們搔得女孩子們太癢了的緣故。有一次，關於酒精，他說道：我離開馬尼刺的時候，大夫告訴我，什麼興奮劑我

（譯註一）西洋流行的一種紙牌戲。



都不能喝。到了爪哇，我去見一個大夫，他說，喝點啤酒是不打緊的。所以我從爪哇到巴黎，便一直喝的是啤酒。在巴黎，另外一個大夫說：「你不應當喝啤酒；葡萄酒才對勁兒。」後來一個法國專家告訴我：「你只能喝香檳；那是惟一配你胃口的飲料。」一時我又喝起香檳來了。之後，我到了美國，醫生說絕對不要喝葡萄酒或啤酒，只可以喝威士忌。」所以現在，如果我想喝酒，只要決定一下我應該服從那一位醫生的囑咐就成了。

他喜歡吃好的東西，但也愛護他的儀表非凡的體格。一九三四年到約翰·霍普庚士醫院（譯註一）去受嚴重的手術之前，他要吃「阿多寶」用醋煮過，然後和着大蒜一道炒乾，一種以牛肉爲主，非常有味道的菲列賓菜。大夫們不許他吃。施行胆石病的手術的時節，一切經過良好；他把許多小節目都津津有味地講出來，馬尼刺的各大報紙把外科醫生用過的一切器械都拍了照，在第一頁上登載出來。他後來說：「我只有看來像是尖針似的一根細小的紅線罷了，我可以說，牠還是很好着的呢。」

但他最喜歡的，還是漫遊。他的政治遊說帶他走遍了全世界，事無不成，計無不售，每次總是功德圓滿的總統旅行起來，其速如閃電，其聲勢又很鋪張。專車，集會，演說，都安排得井然有序，隨從一呼百諾。通常，奎宋總帶着一個大夫，二三個書記，一個政治副官，半打幫閒者。他由美國的政治不止學習到一兩件事；他是天字第一號的漫遊家，他的消費實在是一筆值得注目的賬。

在馬尼刺，奎宋跑來跑去總是坐着一架大型的「林慧星」上面鑲着特製的玻璃，坐車的人望得見外面，外面的人却望不見裏面。和傳說相反，車子並不是裝甲

或槍彈不入的。可是，在安放文房器具，香烟等等東西的一個間隔裏，也安放着一把連射手槍。車子掛着第一號照會。

他在一九三七年歐遊的途中，曾打算去參加英皇喬治六世的加冕典禮，可是英國的外交部不大知道應該給他怎樣的坐席，所以非正式地通知美國人，讓美國人叫他打消此意。在這一旅行途中，他也曾計劃去拜訪愛爾蘭，丹麥以及蘇聯，研究一下農業問題；限於時間，這一部分旅程，結果是省略了。在德國，他去拜謁了沙赫特（Schacht），却並不是希特勒。一路之上，他訪問了古巴和墨西哥，對於墨西哥的總統卡韋拿斯（Cardenas）他是極表敬佩之忱的。

關於墨索里尼，奎宋說過：「他說話說得十分響亮，可是誰都信得過他，他是言行一致的人。」關於希特勒：「我們心目中的領袖不是像他那樣的。」總統稱呼自己「差不多是一個共產黨」所不同者，端在他的信仰私有財產而已。可是他也相信，政府有控制私有財產的權利，「如果社會上的人有這種需要的話。」

他所愛慕，而又給予他以強烈的影響的他的妻子，是他的表妹。她的名字叫做安羅拉·阿拉岡（Aurora Aragón）；在孩童時代一度互傾情愫之後，在一九一八年，他和他私奔到了香港。她是一個面目姣好，錦心繡腹的女人，又是一個虔敬的天主教徒。他們同在墨西哥的時候，她對他說，她也許不應該到教堂裏去，因爲那會妨礙他和卡韋拿斯的談話；總統回答說，毫無問題，她隨便什麼時候可以到隨便什麼地方去的。奎宋夫婦有三個孩子：瑪麗亞·安羅拉，十八歲；岑乃達，十七歲；小馬奴爾，十一。

董娜·安羅拉並不熱中於政治——她的嗜好是蘭科植物，洋娃娃的蒐集，她的二千冊書——但她對於羣島婦女參政運動，却曾有過很大的貢獻。奎宋對於這件事是非常漠然的，他希望有點東西作梗，從中加以阻撓。就答應說，只要一年之中能有三十萬婦女投票贊成，婦女參政便可成立。誰都想不到會有三十萬婦女投票的。可是奎宋夫人奮然投身於投票運動，結果投票一一如數投訖了。奎宋非常不安，因爲大多數投票的婦女是被實力已經不小的許多教士操縱着的。可是他也不願意違反他太太的願望。

奎宋和最高專員馬克納特（Paul V. McNutt）並不是親密的朋友，但雙方政府之間的關係是十分正常的。奎宋希望，被委派來的是另外一個人，而且這還委派總得諮詢他的意見，未到華盛頓之前，奎宋已經耳聞馬克納特這個名字了，他悻悻然不釋於懷者多日，拒絕去晉謁馬克納特，後來虧得羅合·霍華出面講情，才算解決了一場風波。奎宋自己說，他和馬克納特的友誼是在一次撲克牌的桌上黏合牢固的，那天他們二人都是贏家——然而奎宋是大贏家。

馬克納特祝賀的故事，已經傳誦了五大洲。事情的始末是這樣的。馬克納特來到島上的時候，日本總領事館設筵接風，首先祝賀日本天皇，其次換到美國總統，第三是總統奎宋，第四（過了長時期的稽遲）才是最高專員馬克納特。翌日，馬克納特寫了一封私人的機密備忘錄給領事館的一輩人，要求以後對於這種手續程序加以訂正，因爲他作爲美國總統正式委派的代表，是居

（譯註一）在美國之亞爾楠諾亞。

於奎宋的上位。他不要家醜外揚；日本人洩漏了秘密給新聞報，故事傳佈了出來，馬克納特和奎宋一樣地感覺慚愧難堪。

過了不久，馬克納特宣稱，他有權過問一切國際事件，並要求領事館相互間的通訊必須通過他的關係。日本人想法子衝破這層難關，就廢止公文，改用了電話。

奎宋在世界的各處，有多到不可思議的朋友。在馬尼刺，和他最推心置腹的朋友，恐怕要數每天見着他的范士槍（Antonio Vasquez）大夫；他的左右手，秘書長華迦士（Jorge Vargas）以及他的副官，倪托（Manu Nieto）少校。倪托好比蘇聯的白魯維（Buckner）是可信賴的保鏢。他知道一切的秘密；當奎宋到約翰·霍普庚士醫院去受手術的時候，他讓倪托筆錄了好些；只有在他死了的時候才可以拆看的信。倪托精於體育和拳鬥，在昇任現職之先，是做烟草商業的。

還有和奎宋接近的人，是一個古老而顯貴的西班牙人家的愛利柴爾德四兄弟，他們在最近才加了菲列賓籍。他們很闊綽，四兄弟組織了一個很好的「波羅」（譯註一）球隊。奎宋在進行政治活動或計劃出外漫游的時節，倘要錢用，總先向愛利柴爾德兄弟伸手。還有一個和奎宋很接近的人，是七十歲的貼身下僕中國人阿董，隨便什麼地方都有他跟着，他跟了四十個年頭，晚上就睡在主人寢室外間的一條板棧上。

像許多美國名流政治家一樣，他和新聞記者都如膠如漆一樣地要好。有一次，他答應一個馬尼刺的新聞記者，寫幾封給在中國的友人的介紹信；他忽然患了盲腸炎，搬到手術間去的時候，他看見那新聞記者等在大廳上，他記了起來，立刻就叫書記不要忘了那些信。他的

會見並不拘泥儀式。什之八九都是出於遊戲筆墨。有一次，新聞記者問他關於他自己的宗教歷史的事。奎宋不能確切地記起一個日期。他打了一個電話給他太太，從她那裏解決了這個問題。

奎宋的六年任期在一九四一年期滿之後，誰來承繼他的衣鉢，沒有一個人敢說得定。總統很堅決地宣稱他是決不連任的，而且也確乎為新憲法所不許。一個顯而易見的候補員是副總統奧斯門拿（他有一部分中國血統，也正如奎宋之有一部分西班牙血統一樣。）另外一個是羅薩斯（Manuel Roxas）他是砂糖業的律師，前參議院的發言人，也和奧斯門拿一樣，有一時和奎宋接近，一時又和他攜貳的變化無常的性格。還有一個是內政部長吉利諾（Elpidio Quirino）他有獨裁的傾向，總統很器重他，可是有時候不免顯得太粗暴，處理事情嫌太熱心了一點。

奎宋的宗教歷史是很奇特的。一生下地來，當然是個天主教徒，可是一直等到十四歲，他才施行「堅信禮」而在菲列賓，普通在三四歲總要決定取捨的之後，他參加了革命，成為「共濟會」會員，這在當時是非常駭人聽聞的事。「共濟會」在西班牙治下不啻獨立運動的象徵。無昇任為第三十二等級的「共濟會」會員，但在一九二八年，經過了二十年的背教生活，他又皈依了加特力教。為了孩子們的將來，他的太太堅持要他重進教會。那時他正患着肺癆，只有在他覺悟到他也許要一病不起的時候，才接受了聖餐的安排，而且立刻——這是典型的奎宋式的神來之筆——就告訴教士說，他將繼續拒絕相信奇蹟。正如他在別的事情上面一樣，他是一個自作主張的加特力教徒。

也有相反的傳說，謂奎宋並不十分富裕云云。他的薪俸只有三萬配索（亦即一萬五千元美金）一月，每一分錢都可以派用處。他是手頭很闊綽的人，執行了好多年美譽載道的律師職務之後，在一九零五年，他把他所積聚的錢——價值四塊大洋的一枚半查斯重的金幣——一籠腦兒送給了他的一個朋友。他有一點地產，但他並不是巨紳富豪。他須要花錢的時候，便問他的政治支持者索取，而且總是求有求必應，立索立至的。一九三七年，撥給他到美國去花用的一筆款子，預算是七萬五千配索，那當然不够用，他便要求砂糖業再拿出五萬來，砂糖業為數拿了出來。事情很簡單——在菲列賓就是那樣。

我們可以臆列奎宋成名的許多源由。警方說：在島上，他毫無疑義地是英語、西班牙語、塔加洛格土語，三種語言中任何一種的最好的演說家。他迷人的瀟灑風度，他的愛國心腸，他執行事務的能力，他的奇特的揉合美國急進實際性和拉丁民族折衷銜治性而為一體的混合格格，這一切都使他在事業上有所成就。話雖如此，他的善於把闊人和窮人，把鄉間朝不保夕的農民和馬尼刺的西班牙富豪一視同仁也許是他最有價值的性格。羣衆仰慕他，因為他有東西給他們。闊人阿諛他——他却並阿諛他們——因為他保證他們的繁榮。利用這雙方的力量，他造成了一個不可征服的機構。

（譯註一）一種馬上遊戲。

（下期續完）

商美

# 中美日報

言論公正忠實

消息迅速準確

廣告效力宏大

訂閱價格低廉

社址上海愛多亞路一六〇號

電話一六八〇〇總綫轉接各部

電報掛號九七七八

# 抗戰建國論

每冊實價貳角

蔣委員長著

自去年十二月後，蔣委員長陸續發表了五篇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演說：

第一篇是駁斥日前相「近衛聲明」的訓話。

把日本整個吞併中國獨霸東亞的毒計陰謀，揭破無遺。不僅加強了全中國人民的敵愾心理，而且使世界各國都澈底明瞭日本陰謀的真相。演詞本身，已成為世界有數的重要文獻。

第二篇是五中全會的開幕詞。歷舉我國必勝，日本必敗的事實與道理，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

第三篇是第三屆參政會開幕詞，說明政府對於全國人民的期待。

第四篇是第三屆參政會閉幕詞，對於抗戰過程中的建國工作，指示了具體的規範。

第五篇是新生活運動五週年紀念的演說詞，指示全國人民在抗戰中應循的努力途徑。

這五篇演說詞，包括了抗戰建國的整個問題，亦可以說是抗戰建國的全部教程；本社現搜集原文，精工排印，低價發售，以利讀者。

現美商好華圖書公司發行  
代辦處：上海華英書局  
文化圖書公司發行  
出版：上海華英書局